

克
任
視
長
惠
在

壬午冬

蕭
素
荷
以
贈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么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志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原本根此開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偕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正火旺之鄉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禍起於此，人禍起於錯處，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舖子裏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瞞蔣玉函。錯明矣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情。天三大爺就牙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三天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情。曰第三天想起頭一天正是以水生木，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淌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嗎？」驚齊探春諸人同受責備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廝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也幫他們是無良之面而在談天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他小廝無名此獨曰李祥

見此理之宜詳自然幸找著一個好先生所謂乃筆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

得生機於死地也吳良有面有底必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你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張

喝酒的吳良用拉扯大罪都到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你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張

也三乾三連也此天理循環自復而乾也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

良與前打死馮淵相對待彼則自始而坤出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

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

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云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因圍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

相識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顛門身死蒙

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門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業生兄在禁具業訴辯有干例禁

生念手足冒死代呈在乞憲慈恩准提證實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

批的是屍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門殺供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捏詞妄

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一呈一批不即不離合萌蘆素而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

是救不過來了麼婚不可救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书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

的問來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

一分大禮字一歸著一情還字一金字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太爺要受苦了薛姨媽

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

及銀物政之為正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

便弄通了絕無累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十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

便弄通了絕無累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十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

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三為乾王為地復始吞奈之埋總包此兩字並

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

了。三出於大大為陽為乾先八卦乾位南方故居而鄉大兒二兒皆死則初二文皆斷而成陰為

良卦矣是即拘兒之義死於十八年前乃二九之數九為陽又即二陽下斷也其叙行二亦即此義

故受賄叛親。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女人呢。即實叙將筭之年截下

為陰為惡。得二十即為寶釵作生日之金。業成於此。故必曰：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

沒得二十即為寶釵作生日之金業成於此故必曰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

此理宜窮而李家店吳良合成天理良心。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

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三陽並斷以成純坤是現在之象而持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

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叫青天正親兒之義也不止曲肖聲口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

口詞形容書畫。與銀錢。罵正乃惡雪。眾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

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

道：易理一為奇二為偶。偶為陰。是又既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兩語之妙不可思議以為形容鄉愚失

死之張三絕非以張大張二雜湊不演空部也故曰不是傭工書以天理循環逼人放心槽為養馬之

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

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天理良心循環報復最難曉得

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此處胡說乃為翻案點睛不可忽視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

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掌嘴是借胡說戒多言乃說打未打成而不戒也吳良求著說薛蟠實沒有與

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

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肯換酒故

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

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不答有什麼

銀錢猶人本自無執而已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糊塗東西乃易卦圖書中屢用隱波此處尤重本縣前日問你怎麼

砸他的你便供說腦他不換酒饒他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

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碰

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一寸分去七餘三合五得八五分合也七分八分得十五所謂將

并之年張三素實實銀業也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敢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

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

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並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為鬥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結翻案正面而支離恍惚對張王氏哭著

亂嚷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歡喜，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三三見九為陽數，盡三三合六為陰數，成三三為六畫之乾，兩皆兩詞，故堯為周妃，為元妃之疑，坤四又曰括囊死周妃，所以死元妃死元明以抑氣數而氣數使然則由自取，堯王之死，雖氣數而因口舌不能括囊也。只此四字妙義無窮，而看官或以為閑文，但不解死者必定是周妃何此書愛令人姓周耶。皇上報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吝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循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裏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僭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周妃之薨，即元妃薨逝之數之必抑報復之必彰，必從薛起也。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省宮闈計為日無多，今又曰上。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裏，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以夢證夢，指點大意，轉是明筆。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

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有他們所未知而此已知之者你想外頭的

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姑娘

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一切喪敗過後明白則明白又何益乎正釵之有道而戒凡為釵者也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了頭婆子

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借們家的姑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

算命的。說得很准。元妃一篇命理乃是了頭婆子口中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

裏頭。無非二了頭無非簿命元妃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

辰錯了。錯字特提正明釵之為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

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

裏養不住的。也不見得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

木料。愈經斷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

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

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

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閑人不善星學考之書與本文亦相合非若水游

生於正月初三方有辛巳時。以云初一則不對。至云元妃薨於甲寅得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壬申。而

甲申得年四十三。則當死於丙寅。確非一則。蓋立一元春。業所以立破木石。成金玉。一氣數之天而

此天與道理為敵。雖一時縱橫。志肆道理。無可如何。致惡人。屈伏及至。時移事過。復見清明。而

一死一非申之金。即寅之木。明言甲申重。在木也。暗於生釵。雖生而不死。元妃亦同歸於盡。其八字

藏壬丙調水火也。而顛倒錯亂。總以見氣數不可恃也。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

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元妃之命生死總在寶釵而婆子了頭

許我們大奶奶一篇命理曰夏曰金曰佳而已而妻子了頭罷了了吉寶釵能明記夢話
直不怕旺感然人書中黛玉完元春先之而完釵則到歲未完故尚未說完其寶無特續詳薛蝌急道

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

與我給他算去薛之八字即元之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京之外

此命理取用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

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

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里

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

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

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

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為什麼不把寶

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一轉一深李紈道

你不懂的人家家裏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為實信以為實是揣理不再問是空

同為本回本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姨媽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

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

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裏喜歡便把想寶

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

屋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

...

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着呢問他做什麼語中寶玉道我白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

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業此段流刑業正立叙襲心倒不如靜靜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攔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

飛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

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愛字深文心是叙口是兒寶玉被襲人一捉便說了

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

必在屋裏我去就來說着就走因心愛二字直認黛玉是襲人道快些回來罷諱如護

兒提字直不諱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著頭一徑走到瀟湘館來遠入下回白低著頭

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

什麼一語賦極見你之外更無人也寶玉一面笑道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和你說

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琴之為禁全不認得是道以有的像芍字有

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

底下又是一個五字書中所演無非空渺而止是像其實非也實則易理大凡五木皆陽勾又勾

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琴譜演出一畫關天正是天書人能知此書奇

玉嗤的一聲笑道具實又只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求解便是看天書機會

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認不得雖知道不認得大家通病既念書不念書寶玉道琴譜怎

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後天之心轉認得琴正所以禁後天也我們書

房裏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瑟好古。琴客則名瑟好古，其義自明而廣。老爺

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賈政之琴，却使不得。政如禁而不知，所以禁也。既使不得，還

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以謂佩語為機，失教指點而

怎麼你有本事，識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雖會不真，一死前日身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

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持提我在

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工夫不持，我在

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本無文字，語言即聲

文的不真，會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於師，裏一

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黛玉吟所以作

寶玉低頭而寫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字都不認

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是知當以意會，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

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姆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

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借容易之易，明點周易之還，有吟揉綽

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是手法即詳寶玉樂得手舞足路的樂之實，即仁之實，必至說好妹

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

侈。全書大旨到此方纔說出，可見百廿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或在林巖的裏面，

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

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

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是乃說音知音之難如此。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

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裝。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儀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如法擬淡自含妙。然後

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

從容抬起。這纔身心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又作者寶玉道。我們學着頑

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高興。正對依頭過猶不及。一死一亡。皆非中道。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預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鵲道。不是

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高興因成此。而高興也。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

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疏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

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此段問答語有芒角。與寶玉笑道。可是

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

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都是會而不說。會言下指點。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

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

學會了。換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裏。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往下說了。一對字為心

所謂沖所謂牛而受用於此不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復非真

懂亦即此。則老老雖來。未來也。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復非真

不牛也。折用成。黛玉紅了臉一笑。再以紫鵲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

捧着一小盞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盞蘭花來。因裏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盞

林姑娘一盆琴者禁也蘭者關也黛玉終得禁制範圍而黛玉看時卻有幾枝雙朵兒的心中忽然一

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看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蘭既得偶琴即和鳴木石雖破實完便說妹妹有了

蘭花就可以做倚蘭操了。倚蘭操作於孔子乃大學之源也木大段以大學起以周易結琴是周易與琴與蘭總為

不知音而已。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

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

裏不禁又滴下淚來。必當一點還紫鵲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裏。那麼

高興。高興又提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沒個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此等大

必接元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來路甚遠。所以圓惡夢而揭全書實義。上半回從葫蘆葉來。此老官即假語村言。作者自命

也。蓋納污含垢。以成此書。正以葫蘆葉不可不翻。故曰受私賄翻葉牘也。所演事跡。皆是反說。下

半回又作者自白。見翻此景。解此琴。無非寄閑情而已。乃從歸省。夏元宵生出。以明琴書真實作

用。故用元妃命理為過脈。

自省宮闈至此。回為一大段。乃為斷痴情成大禮。再作遲留。以挽氣數。而伸道理之文字也。惡夢

誰尋。驚風自作。葫蘆葉下。結不了冤怨官司。鳳藻宮中。鬧不清姻緣頭緒。老官秉筆。要攔大眾吃

糠。工部郎中偏報到。文起彈琴。不許一人歸墨。李家店主試提來。放流刑忽認忽翻。閨閣聲吞吞

半吐。此中無文字。何處寄閑情。惜哉北靜王笑致南無佛。

護花主人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今離聘娶襲人。為時不遠。因
視玉函。為次日薛蟠生氣。擲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紅汗中。襲人嘆說。反挑將來聘取情
事。靈活關照。真雕龍手筆。

先叙批駁。初呈後叙。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影子。又補叙算命一層。為本年元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說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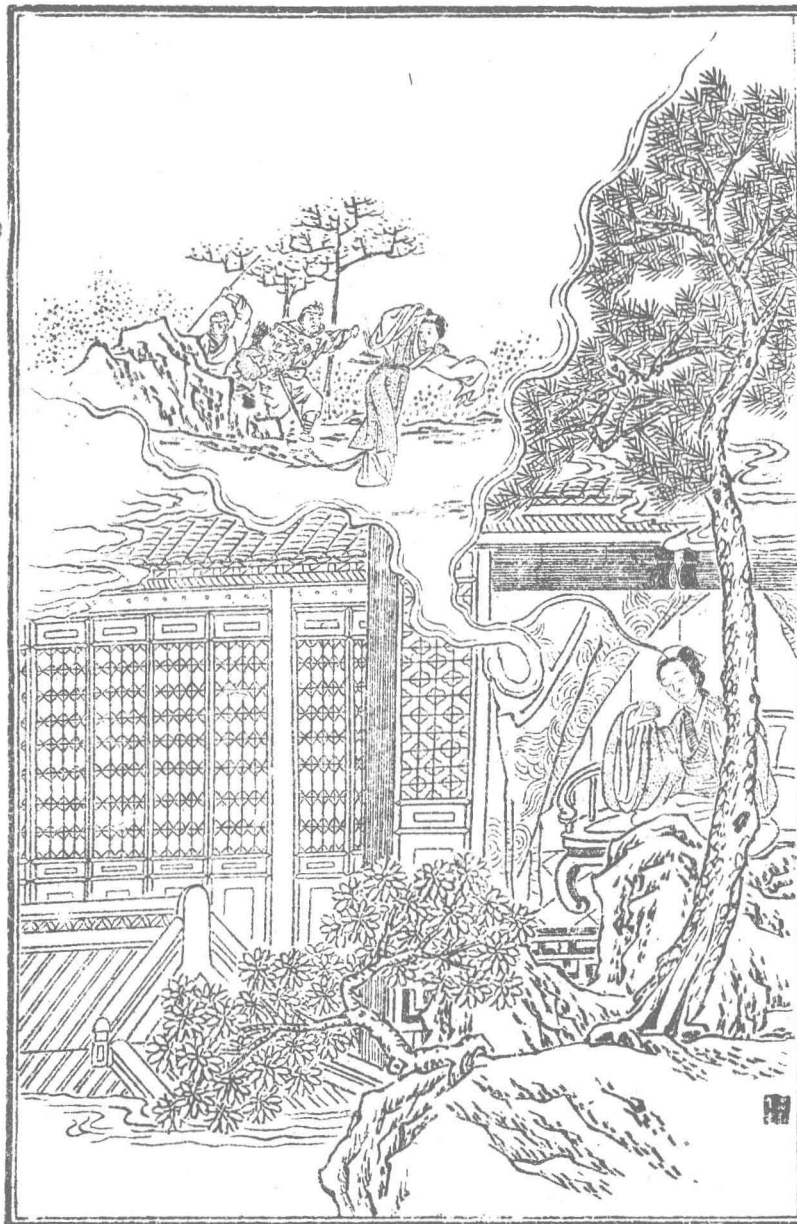
寶玉不識琴譜。最為確切。曾憶予八九歲時。偶於書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
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書等。並無譜中一字。疑為異書。又疑為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
不得。既而照寫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此書。恍如昔年光陰。不禁為之啞然。
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間事。因下回猶點明九月節候一句也。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錄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何必不來而以札明告之矣。是乃催死存情。黛玉之不悟也。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號聲信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

密雨夜深。輒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感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

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遊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

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一札有自。懼有自悔。能將時虎之勢。洋溢言下。乃極吃力文字。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遺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

心咻休。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惻肺肝。二解

惟蕭有淖兮。惟鶴有梁。鱗甲將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予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大一齊解散。死實亡。鈔亦不知所終矣。擬為寶釵心聲。何哀以忍耶。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釵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到底認賊為子正在沈吟。

只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綺。探春結財相結色。綺結琴書。便是四解。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

只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綺。探春結財相結色。綺結琴書。便是四解。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

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擲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

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裏不來。奇怪納悶是即寶玉看天書而以不來。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寫探春深心。生視家敗人亡。夷然不顧。乃刺乃夫之寶。今是他們尊禮有些

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

正說著。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此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寫清

而聞香於落葉之。中無即刺中。景復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居士聞木

吾無隱乎。兩齋堂答山谷之語。今黛玉道。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裏的。那

裏還有桂花呢。明點九月。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金桂報復隱

中禪機。只是好。相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

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

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愈說知道愈不知。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已無所

矣。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

人。怎麼到了這裏呢。相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

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

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南北

通達無碍。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至門口。大家都

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殷勤了幾

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著。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八字妙合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

話。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

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每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

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入題萬感

碗而服。淚洗面。因取榻之側。不容睡也。而作者之半酸。淚實與俱下。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裏去了。紫鵲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

著。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

姑娘又勞了神了。纔剛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裏。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

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著好麼。黛玉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一粥一湯。隱然五行歸中。又是四解。黛玉點

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裏熬。纔是。紫鵲道。我也怕廚房裏弄的不

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些。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

拿到他屋裏。叫他們五兒。嗽著燉呢。即已到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臉臘。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

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步步留心。只是如此。說著。眼圈兒又紅了。紫鵲道。姑

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

兒。還不能呢。那裏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和寶二爺那邊的芳

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

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攔住了。又找黛玉道。我看那了頭倒也

還頭臉兒乾淨。特提說著。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

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裏作。怕姑娘嫌醜。此廚原以備園內人豈黛玉平日不吃飯手蹩蹩話有深學雪雁答應着。接了進

來。黛玉在房中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

裏雪雁將黛玉的碗筋。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俗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以五合五總歸於土。并些

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盪了兩口湯。喝

就擱下了。兩個丫鬟撒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盪了手。便

道。紫鵲添了香了。沒有。紫鵲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

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裏黛玉添了香。自己坐著。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

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裏唏噓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

叮噹噹的亂響起來。寫秋聲微妙。而東風西風。乃黛玉所寶玉。因金而走。是為鐵馬。一秋聲中有死有亡。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

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

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包給黛玉。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

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裏頭却包著

那舊破了的香囊扇袋。並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鵲恐怕遺失了。遂夾

在這繡包裏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裏只拿著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

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此段直注斷痴情總預演黛玉一死而已。紫鵲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著一摺

包衣裳。在旁邊呆立。小几上却擱著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絞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

著兩方舊帕。上邊寫著字跡。在那裏對著滴淚。必從紫鵲眼中再寫一過。與正。寶玉問藥人。苦香羅相對。

大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還淚帳了而所以失意乃人事非天心也首句明點

紫鵲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

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

那裏能把這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

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裏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

撂下。紫鵲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

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

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

疊。疊即解釵以解而生。釵以疊而死。釵在琴所以死也。與釵大異。又將琴譜翻出。借他倚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倚蘭思賢直追尼父全書大旨。惟琴

經也。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

却琴必用雪雁一調了絃。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換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

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

裏。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

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裏咕咕呱呱。不知說些什麼。循環之理。正說不明。便是探春不知南邊迎頭來了。見了

寶玉。都垂手站立。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

去呢。入下半回。入都寶因。寶玉聽了。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

去呢。入下半回。入都寶因。寶玉聽了。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

麼就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裏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讀之令人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奇情怪筆而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必問以吃飯與黛玉吃一溜煙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再提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得吃飯。」雖吃飯而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未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裏微微一響，不知何聲。靜極生動，雷在地中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响的一響，寶玉還未聽出，只聽一個人道：「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那裏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的，以棋引琴，因爭生禁也，而棋之黑白分明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莫名其妙，以下文字是棋是易，底下

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著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可嘆還有一著反撲在裏頭呢。』我倒沒防備。」寶黛一切托

借棋演之所以為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却不是他個姊妹。料着惜春屋裏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櫛翠庵的檻外人妙玉。至此必應特提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教思之際，也沒理會。喪財死士是沒理會，歸着妙玉是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著頭問惜春道：「你這個時角兒，不要了麼？」既無時角，則不方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裏頭都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微微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笑著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著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洗脚上船

會也。廢所理會者。如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此而已。乃倒乃不正。

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自道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你們兩個爭這個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

凡一走。走字八面玲瓏。近則走火。遠則却座。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寶玉自覺造次。連忙

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禪機。本書所

未說完者。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

起來。為走火安根。如春雲展。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

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著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

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

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聖賢道理

來處。來正是孝字根源。奈何推入機鋒。也是大指點。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

思起來。寶之紅。即妙之紅。並落。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裏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

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學學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有來處。來無去處。去切指歸空之誤。寶玉

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但須反。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必明

風軒曰：離了明。死亡同為。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

離。亦也。否則此句可省。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

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耳得而為聲，目遇而為色，琴又何不可看？是正拖泥帶水為妙玉立。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世人只能完成一俗字而已。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石子石坐着靜聽。山子野石頭記類。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是禁而能受禁者也。非若解不不知所終。」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沈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干兮。涕沾襟。故都到而五美吟在其

矣中

歌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也。以山字起說石頭

風月鑑中得幾許光明而去

又歌了一歌。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陽字韻是第二疊了。替們再聽裏邊又吟道。」

予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過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馬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此以予字起合下

人心為二心乃絳黛之義死則合矣便已到幻境得通靈至此曲為答寶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愛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的音響也覺得過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無射為九月之律在時為秋在卦為剝黛之死裏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可懷素心。何如天上月。起句一虛字末句月實鑑終矣四疊音節詞意與四解通相敵擬為優作迥不是似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五音皆為事裂寶之石銀之金而獨死失意事只是太過過且不可況於太子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訓明訓為僕訓正

議論時聽得君絃礪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寶死寶亡演以作結人人得而知之至為演下平回正面則非人所知已蓋弄得寶玉

滿腹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著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和袋之吃飯命道婆自己去歇著自己的禪林靠背俱已

整齊屏息垂簾趺坐下丹訣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妖過後冬至子之半乃是真復寶聽得屋上啣咪咪一片反響妙玉恐有賊來雷從下起而聲自上乃是賊是迷復下了禪

林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寫景凝鍊而上四字是書面下那時天氣尚不很涼一切敗壞對人天氣正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貓兒打架直追可那妙玉忽想

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牀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牀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

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以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

額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一段畫鬼筆絕不拖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

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著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西南坤位觸犯也。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

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牀

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是我兩字直獨本來面目。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

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原來是你確然究取生身。你是我媽。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

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拍著。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

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

無定論。猜測病證。乃笑看此書而不知此書所演為何證者。獨首句思慮傷脾是眼與可卿同一病也。請參後評。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無名無姓而曰

讀此書而識此證者。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

道。是大夫道。這是走火入魔的。原故。眾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

及止。可寫了降伏心火的藥。救之法只是如此。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遊頭浪子。聽見了。便

造作許多謠言。說這幾年。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

手裏。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畧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

。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仍歸到此詞。圖義足不病。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

的那姑娘和奶奶那裏說呢。必得從此兩人聽來。又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

雅齋裏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乃奇緣。盡金鎖之惜春聽

了。默然無語。如之。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兩語。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

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所以為惜。惜其為陰。想到這裏。遂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

占一偏云

大造本無方。云何是應佳。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圖明一點本非空即釋氏亦自有實處去之真旨即云何應佳之旨亦誤會矣即為偏私一証而揭本書底中之底際此云空來空去不惟味來處來去

占畢即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新等所著看了幾篇。兩古人用

化孔乃學庸王為周易書之主骨方云空室即明實際看官何又以為附會耶內中荷葉包鱗勢黃鶯搏兔勢。鷹換作鶯誤出有意都不出奇三十六局

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裏作想。荷包鱗勢隱必現也是諸

金金魁木也是銀殺銀三三十六殺角角亦木三十六天數也以元紀氣數之天主金玉而回殺木也是皆全書演義而一部易理實為貫串在惜春正乾之坤乾為龍為馬而曰八日走以陽轉陰因得為復

也故曰甚有意思借棋勢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用發為作虛且聽下回

分解

以前八十六回除十七十八兩回為一段餘皆每段四回自此換三回為一段矣。至散花寺止是

乃奇偶相生陰陽倚伏之大概故此回特以琴棋並舉以闡全易

上半回從始提親來既有成大禮必有斷痴情也乃死黛玉文字下半回從即中任來既有斷痴

情必有却塵緣也而寶釵及榮甯一切人事總括於一妙字之中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境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最為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

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卻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花。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須大家看花。殊費閒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即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為探春南嫁伏筆。玲瓏之極。補叙柳五兒。耽遲不進園緣。故周匝無遺。

因小毛皮衣。忽見舊物舊詩。新愁舊恨。一時并集。即非善哭之黛玉。亦當為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入琴譜。若在房中。獨自撫吟。絕無知音聽賞。有何意味。故寫妙玉聽琴。審音知北。以見琴聲凄斷。歌詞酸楚。

有琴不可無棋。亦借妙玉與惜春。閒閒帶叙。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即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淺。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甯靜。

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知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園中路径。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棋。不過要寶玉引路為同行之計。且可同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寶釵四歌。於紙上寫來。黛玉於口中吟出。又於琴中彈出。文法變換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後盜劫情事。即趁勢伏惜春之出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個。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未淨。即生意識界。遂致心有罣碍。恐怖顛倒。夢想。霄淵判絕。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時事。

增評補像全圖金五緣第八十七回終





易乃真實道理所謂菽粟政念米方真能念
心而寫與不寫其功德則總在一笑話也
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

裏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
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

道那裏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伏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

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札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

著寫的藏者藏也書演心字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

賈母李執打雙陸雙陸正心經鴛鴦旁邊瞧着李執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

個去氣數之天完不鴛鴦抵着嘴兒笑與易忽見寶玉進來方入上半回由心經過雙陸由手中提了

兩個細篾絲小籠子籠內有幾個烟兒烟兒由之應到老太太已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裏睡不着我給

老太太留下解解悶既為養心即為解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直提老子寶

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裏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這東西正是念寶玉

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說了師

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來孝敬我的孝字明點而對子對不來師父而代對也至我

纔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太爺爺

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殺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
是的小為陰鬼又陰一心本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
點人這麼點兒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字曰鬼神曰東西皆環

由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

不是範圍不過小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己對的陰陽匹偶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開了鬼

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裏跑出駱駝來了。羊柔脫佳正是一心之用其如以鬧鬼就是你大你又會做

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

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

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曰大有出息曰一點出息得一點自得其大也此方是復卦因看著年貌

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兄弟

一齊榮華孝弟節義總括於中。說到那裏不禁流下淚來。此淚如烈日還淚之淚如李紱聽了這話却也動心是聖賢

彼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哭中有真樂人創言笑歡道這是老祖宗的餘蔭我

們託著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著也喜歡。怎麼倒

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王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

的意思。他那裏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裏還能殺有長進呢。何等提防是為開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

的是一也字是騎馬。賈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很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正演復卦一陽一時逼急了弄出

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裏李紱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

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旁邊侍立

這方到歡。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著。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著嘴

兒笑。一孝於無言也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著

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裏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了頭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紱尚等著

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著他母親站著。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此飯必帶蘭同吃，為史間一面之網。

李執答應了。一時擺在飯桌，來了鬟，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淨來暫去，不能過來陪。

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此飯必不容，薛姨同吃。於是賈母叫賈蘭在身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

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牀上說閑話兒。閑話仍歸於，盃飯枉吃了。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

道：東府大爺請晚安。纔一歪而東府大爺即來，晚得安。賈母道：你們告訴他，知他辦理家務乏丟的，叫他歇著去。

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

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果子來了。榮甯結果，於此矣。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廝

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著：不過是時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

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榮甯結果，易道一，便叫周瑞。照賬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我來賬抄下

一個底子，留著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果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

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裏去了。外珍內鳳，同為結果。又把庄上的賬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

回賈珍道：纔剛來的果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裏有功夫點這個呢？此數顯而微，賈珍所能點。給

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六十四卦下，能少不能多。大爺既留下底

子，再叫送果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直到未回。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果子罷

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

候罷。一滿一鮑一復。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著？鮑二道：奴才在這裏，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

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裏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裏經營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

有三五十萬米往為三五八乃卦數十為上數萬盈數八卦俱歸中央是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

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賤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裏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

是鮑二在這裏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

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裏歇著聽見門上關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向來說道鮑二和周

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何為河圖三為卦體六十四卦

周義子也本來是個沒味兒的作者特設何三以宣周瑞通郵易道之義猶恐人不能知又特以沒味

云義子也本來是個沒味兒的作者特設何三以宣周瑞通郵易道之義猶恐人不能知又特以沒味

天在家裏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著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裏頭劉老老一也是演始卦

是始卦因賈珍道這都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推至三百八十給我一塊兒細起來周瑞呢門

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四文無非何幾十給我一塊兒細起來周瑞呢門

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珍道這還了得果而一時情事寫味活現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

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郝網上賈珍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却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為什

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是果是菜你不壓伏壓伏他們

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

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不

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

紛不一如此一段切中情事而明宣珍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中人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

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成了數。便買了此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門子。
前香料此繡鳳姐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
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
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借。們。家。裏。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
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裏。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輪。子。的。混。
罵。他。雖。是。有。過。功。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因。飽。二。我。還。聽。
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飽。二。我。還。聽。
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融。直。融。尤。二。姐。業。珍。建。鳳。方。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
覺。起。起。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
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報。即。是。小。紅。寶。之。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
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裏。頭。來。勞。
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裏。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問。道。那。年。我。
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怕。公。案。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頓。開。纔。要。說。話。只。見。一。
個。小。了。頭。從。裏。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裏。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
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怕。公。案。即。寶。黛。一。元。一。亡。之。前。立。一。報。復。之。標。也。
都。作。不。了。語。一。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
段。又。括。全。傳。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
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

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米有什麼事。賈公道：姪兒從前承孀娘疼愛。心上時刻想著。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孀娘。又怕孀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前是端此是重陽。乃剝而九九陽數一終。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孀娘這裏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孀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公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旁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著使你。今日米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公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孀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著。微微的笑了。去乃賈玉影身之破格而走也。故謀工頭必走鳳姐門子。故以此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穿我。我知道我何苦處一笑點醒之。乃照風寶釵頭。唐帳也。筆能繪風。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穿我。我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糊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公沒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孀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孀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孀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班衙役辦的。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裏的事。他也並不能攪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陋一頭兒。搵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裏纏得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裏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設此一段。乃貴肉之亂。自無不可以。婚必主僕之言。直告之。而含著骨頭。露著肉。致使木石終破。風轉得一齊推却。曰堂官司員推之。史王也。曰書班衙役推之。大眾也。而曰差不多兒。要完了。見金玉彈壓。而尚未定。差不多以結冤業。骨肉之亂。正骨肉之定也。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裏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裏弄來。

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兒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寬業已到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

團花簇手裏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學舌自是形容小女兒而實以賈芸一見

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

全書無非一哭而寫巧姐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裏道：『這是你芸大哥。』

此時尚是孩提乃為夢話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老陰生少陽那

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聲情結肖讀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正是大造化那

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孀娘還不要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

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裏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如不

其聲雖有兩人現於紙上，真傳神之筆，不在乎這些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

我再找得用的東西孝敬孀娘罷。」東西原提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來是小紅去

了賈芸走著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

有後世。」斬釘截鐵般木亦即般金復後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真正海氣白鬧

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采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

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裏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

著罷，怕什麼？那裏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

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

什麼。」此段演寶黛只解如此與紫鵑勸拿主意之說相反，請參彼評說著話兒，兩個已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

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頭兒說道：

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

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疏呢？賈芸道：知道賈玉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

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了，纔回來了。知道賈玉却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

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

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侍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

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庵的師父，鐵棍頭總一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小菜，還要支用幾個

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九數既終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裏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幾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

以後，燈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

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一部石頭記無坐在炕上，他趕着問：是誰那裏把一根繩子往他

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眾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

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又是走火入魔，在妙玉寫色在淨虛寫財，即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

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剛纔聽見說

起小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平兒說得淡，漢鳳姐呆了一呆，是乃出脫說道：

小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月錢例不可破，不支給

筆而殺金哥，即殺黛玉。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

此回與評女傳回相為對待。以發明一男一女性情各正之義。皆從上大段末回之琴書生出。故入上半回以雙陸作引。陸為大六。為六十雙。則兩二為四合六十四。又雙六而雙之。得八八仍是六十四。與心經與棋與琴。無一非易道而已。而易之最妙在一復卦。純陽為真復。演義不比走火入魔之假復。故寫一孤兒如此其重。正復之初爻為孤陽下起也。至走火入魔之寶黛釵等。無非一姤乃復之對。故下半回即演純二。姤極則剝。直注查抄。而鳳為致禍之人。故以一篇鬼賬打結。護花主人評曰

上回叙妙玉走魔。此回即接寫惜春寫心經。以揭心定自靜。心明自慧妙諦。惜春說老太太做了觀音。鴛鴦就是龍女。鴛鴦說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俱與將來絢主關照。

要寫寶玉讚賈蘭。先寫賈環不長進作襯。

寶玉說師父讚賈蘭。一定有大出息。是為賈蘭中舉伏筆。

鮑二何三。打架受責。是後來糾盜根苗。

了頭中。小紅最為不堪。小輩中。芸兒最為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看中下作之小主。

寫賈芸謀薦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見賈芸便哭。伏後來申賈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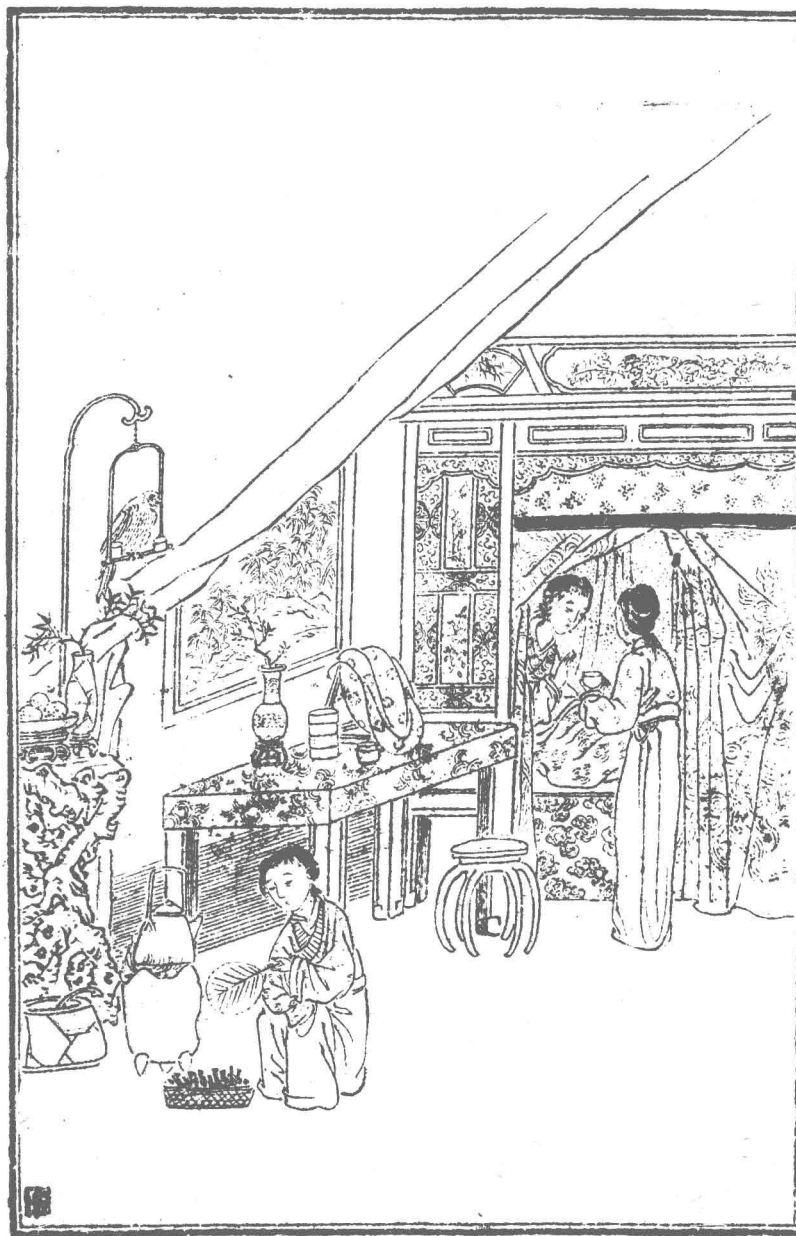
水月庵老尼見鬼。自是東窗事發。鳳姐安得不一動心。此心一動。諸邪俱入。空屋人聲。三更發慘。不獨尤二姐一人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間事。

增評補像全圖金五緣第八十八回終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了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了頭道：「也不知道。」

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說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裏的事。

纔把心畧畧的放下。宣知工部事即水月庵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

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了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裏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

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志同河決工部之事如此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

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問明從此

直至冬間。點時令乃夢話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裏。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賈政罪案以為本回發端

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裏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

來。要往學房中去。覺得天氣陡寒。只見襲人。襲人之人字對天字說前評詳之此回填詞絕粒早已打

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甯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来。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

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

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

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一代儒在紙上而西北乾天已

為雲蔽。直撲東南。異風之位。人實蔽於風。而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

服罷。寶玉點點頭。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再焙茗走過。寶玉不看着。則已看時。神已痴了。那些小

何等步履

學生都巴着眼。照周密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一件雀金裘。入上半回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

給你的？」焙茗道：「是裏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心裏豈不知而必以此衣傷其心者見殺黛即以走

復之天亦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裏喜他知

道：「儉省。」由來是謂代儒所焙茗道：「二爺穿上罷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

奈只得穿上。若名代儒反是謂培呆呆的對着書坐著。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

便往代儒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

於陰氣大漸不獲可救。代儒之誤人如此，而寫來情事恰合。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費

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徑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裏坐

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

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裏不舒服，你們吃去罷。」心不舒服故不吃飯越不吃飯

襲人道：「那麼著，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裏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

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直與送土儀回情節寶玉聽了，這

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著，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著，站起

來，脫下襲人繞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

言，悍婦說奴一篇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著眼兒笑。

寶玉也不理會，悍明是恨而究不理會此自己坐著，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

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二偶也聽鐘看表平日昭然，一時小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

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惟不吃飯自難靜安晨昏顛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以歸空為復非真能復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煩字正定靜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團裏逛一天，散散心。」逛文狂走即是放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關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果子擱在那屋裏，借點果子香。」不吃飯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別的都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步步湊步步殺其心直不可問寶玉道：「不妨，把大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了頭們，叫廚房裏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了頭放卓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黛不吃飯因受釵之燕窩以免燕窩之毒也。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辰動過了，二爺再進去。」

罷炭為木火木火通明正是學問然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了頭來請說筆硯都責得中不可過也過則狂走而已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了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裏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

累贅了小了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裏悶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

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著吃了飯慮寫三人同吃正心小了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慮寫三人同吃正心忽寫三人同吃正心

看了時在黛也惟恐人分也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者一問問暗一問黛寶玉畧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去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

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一箋與笑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餐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網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詞意自明草字翠字是眼指黛玉也調寄望江南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著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一心裏煩纏我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徑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披簾

頭走走去呢說着一徑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披簾

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着寶玉同着紫鵲走進來黛玉却在裏間

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裏坐罷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黑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聯

笑三見是歸結文字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来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

裏寫經只刺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行心相印便是寫經走是因叫靈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

只管寫說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

個侍者捧着一個長兒的衣裳似的二人身旁邊着有些雲霞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

有門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又用一畫合上一聯總結全書與神遊回一畫一聯相對待其妙不可

立也是書總演易象故書用八分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分也是書都用白描故全做白描而李之為

不令人拍寶玉道妹妹這幅門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

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得還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

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實在新奇雅

致又是書却好此時拿出掛圖終在此時矣說着又東照照西走走雪雁泡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

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館字義但見黛玉身上穿

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

楊妃色繡花錦裙便是白描而顏色異常鮮豔月白為黛衣以揚之揚妃為簪裙以抑之而坎肩但曰

比而不致因為所壓而真比如此

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亭亭樹立黛以不汚而元冉冉蓮開實以不染而亡持為雙結而含風露二字於中所謂風露清愁仍是絕粒本傳也。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既用一聯頓住上下隨又以彈琴再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絕粒作引與填詞以前同一鄭重。

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對不吃飯。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奇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

能彈琴自能處憂思怨亂。琴之為禁正為憂思怨亂而作。以為費心置之何一。心之迷。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操則存舍則亡。一死一黛玉振着嘴兒笑。隱然不為然。寶玉指

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

敲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等身作則斯能守身不亂。得乾淨而元。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

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毛。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是琴贊是人贊。寶

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

不可做。素心何如。天上月。因琴及詩。是一非二。你擱在琴裏。覺得音節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

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琴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撫琴

本大段不提妙。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

然之音。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琴理人理。盡

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用知音二字。快發兩人。此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

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

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

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汕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著罷我還要到

三妹妹那裏瞧瞧去呢脫卸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著便出來了黛玉

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著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

意思入下半正想著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拾去罷說著

自己走到裏間屋裏床上歪著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紫鵲問喝茶對襲人問吃

也黛玉道不喝呢我畧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著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酸紫

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酸倒被他嚇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

今日我聽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著往屋裏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著頭兒叫

紫鵲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嚇了一跳

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借們沒聽見紫鵲道你

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弓影必發於侍書木石實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

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破於探春也已詳前評紫鵲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

搖手兒往裏望不見動靜穿掛周密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

到三姑娘那邊去道謝嗎是道謝也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

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此等處乃文字極不好下手處而以

而棄儒歸空致失大學之已經說親了遠是這麼款頭款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

旨隱然言下大誰覺得王太爺做媒的仍以王爾謙為影射那王太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

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

雪雁說奇不奇紫鵲想這話奇直追寺緣談金銀

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

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

風說出來。只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

裏。只聽鸚鵡叫喚。學著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

回來了快倒茶乃言黛玉以吃苦而死實多言有以致之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

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起着問

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

炕上。往裏搗。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鵲雪雁大家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

只好大家不提。

又安放恰好寫一影字都是慘淡經營

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

得七八分。

七八分乃十五日也。是乃追原

如同將身搭在大海裏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

識。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

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遭擗起來。一年半載。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

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又飯

至點燈已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窠都蹬在脚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

動。彈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

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

影在探影又存焉而聽自小紅仍以黛玉聽而已

紫鵲道。頭裏偈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

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窠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待是早景。次日。紫

五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鵲醒來有見黛玉已起便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紫鵲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歎歎的自有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自寫結後寫得情事這真結及月實經一部還淚帳正是

瘦影自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五以小青過人不知責實而牡丹亭打結矣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閑話勾引舊恨來違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

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威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

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鵲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

早好又連好了狀況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見了

我的面兒了明言此書不淡空空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

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遺擯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以漸減絕寶玉

下學時也常抽空閒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

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

勸慰真是親極反疎了待周旋筆寫而人心事非寫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醫調

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此則普說事從此一由來實在探去紫鵲等雖知其意也

一天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

話有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不深刺擊

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下

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
二奶奶的一片疑心

竟成蛇影。落到寶釵方得蛇影實義。直快清早亭。一日竟成絕粒粥也。不沒有以一息垂危待。盡未知

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收束通部叫吃飯之旨。上下不可分析。填詞即絕粒。絕粒即填。訴了我問起我。正原以前文字。見不能誠意。因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覺。恣由所思之不正也。玉以引粒曰填詞。詞乃詩餘。

非詩之正也。

自撫琴悲往事至此為一大段。合下大段。皆從解琴書生發。重博庭歡一回。聞寶黛之死亡。雖復而非真復也。譜就三秋。總是入魔之路。傳來四解。無非催命之符。悲哉往事。顛預蛇影。認來熟慣。枉矣新詞。離絃雀表。橋已堅牢。不明絕二何三。款把燕巢當飯。雖有慈孫孝子。反教蝗母成災。家敗人亡。一齊散大。曲終琴罷。萬類無聲。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釵黛原拆開不得。寶釵有靈。黛玉有慧。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裏。耐冷鬥寒。畢竟長霜不久。明月長存。兩人之結局。已在圖

中照出。

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寶玉尚可。黛玉已難以為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想生覓死。幾至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大木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錄第八十九回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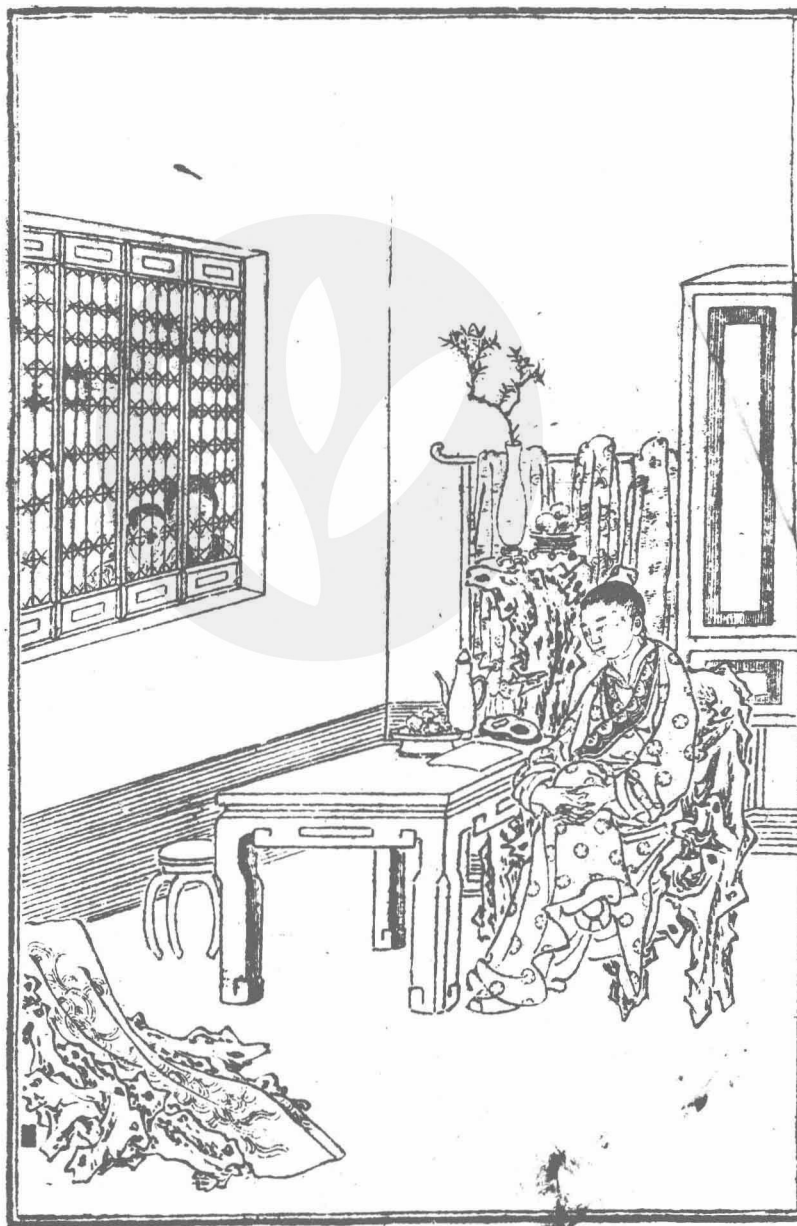
圖註金玉錄

第八十九回

不
三

没有
吓了我
一起我
一以司





失綿衣貧女耐教唆

送果品小郎驚巨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曰立意自戕曰漸漸曰一日明是從前十幾天

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时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連原一往之詞以為此回發端也有時清楚。賈

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病非無因賈母知之眾人知之而終無一言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

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關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

不提。那雪雁是他博話。弄出這樣原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

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

好兒的守着。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

去。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

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解鈴繫鈴都是侍書中間必須着此一段乃正

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

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多少搖曳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可殺之可生。見雪

雁在那裏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裏。照

了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

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

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賣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落到此處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

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即一喝水寫得如此周致洵為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

麼紫鶻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

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在他手必急搶下文矣而原

來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却還明白。此兩句乃微上徹下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

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

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

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

了紫鶻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

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此段在事是正文鳳姐因叫過紫鶻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

唬人紫鶻道實在頭裏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設為鳳姐責問

此句奈大眾見怪不怪何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

不嘴懶脚懶就好開脫紫鶻見賈母一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解鈴還是繫鈴人。上語惟恐人不知是心不知是心之病乃追原已往否則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鶻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鶻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

也奇怪的好奇怪正與念佛發見紫鶻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

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頭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乃是

春

正意不可作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

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結下的麼鴉之恨以成此書也而兩兒

了。然紙上說着兩個抵着嘴悄悄的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借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

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并轉是淺文紫鵲笑道這就是

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眾人也都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畧猜着

了。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都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畧猜着

了。八九前數十回已將此意明演暗透直到此處方纔照出何等蓄蓄而賈母畧猜曰八九分夫畧則

了。罪魁歸不能八九七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閑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

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此是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

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些知覺了。罪狀所以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

怎麼說之始合之終離之反問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此一呆道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

的。至於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

個分出國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

的事辦辦也罷了。此段登答從呆一呆來故多作騎牆之語既迴護內親黨與又顧慮寶賈母皺了一

皺眉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仍歸黛玉之

是八等一求判然矣此况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安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

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

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寫得十分沒奈何，皆黛玉不堪文字，

作者仍不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

林了頭到底比寶玉年紀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

吩咐眾了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提防着他的皮。何等扭捏

史以設奇謀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叫得何等親熱而哥兒為男子之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

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心兒，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與錢都不是事。你還

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一團統歸鳳姐此老

隔年事乃曰前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

進大觀園。寫本回上半轉從鳳姐入手明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嚷。有老婆子嚷

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

派我在這裏看守花果。看花果必不脫探春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頭說我們是賊。本來鳳姐道為什

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裏頑了一回。探春聞裏是因外孫鳳姐開裏他不知道

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去

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這便是黛玉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

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明明是賊而不認鳳姐

照臉啐了一口。集大眾普通一啐總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這裏照着姑娘丟了東西

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釋李統於一啐之外把老林叫了來，擇出他去了頭們

答應了只見那岫煙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此事情早過去了哭然三語

道姑娘不是這個話不是這話以岫煙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要一部紅樓正分岫煙見

子跪在地下告饒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些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沒下

的了岫煙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看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

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煙磕了頭纔出去了舒卷自如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

了岫煙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紅小襖暗雲命衣也上映填詞已

原叫他們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

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煙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

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舊的至於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

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岫煙為山火賣火熱無須綿白貴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鳳姐何知

能使之愛敬柔來文剛貴之用也無須紅失轉為得非婆子所知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愛敬而竟

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不悟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

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繡花綿

裙一件佛青銀鼠樹子包好叫人送去鼠無非寶黛之映那時岫煙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

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裏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裏他們言三

語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

衣服過來黛則取綬岫則取故寶大不同岫煙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

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再明是舊。岫煙笑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不致他污包，則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煙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道：我們奶奶說：姑媳特外道的了，不得平兒所謂外道，是外於書。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媳要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煙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而究竟所以能自蔽者，知恥而已。紅着臉一語最要緊。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裏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

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照姑娘罷，說着走了。著此一段，甚似無味，反覆思之，方得其解。開口一問，一答，夫平兒問你那裏來，與問相隔，塞此下，即從那姑娘那裏來，慶而一贊，奶媽為婦也。許與琴岫自為一宗，而不知許者，但借一煙得婚之，正以反形。黛玉之妻，却一許，薛氏得岫煙為婦也。許與琴岫自為一宗，而不知許者，但為一煙也。請安之，用如此深文，以為下半回過脈，真不能更索解人矣。平兒回來，回覆了鳳姐，不在話下。惡金居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倒海一語，文義不連，解此自解。上文過脈，一段，接夏金桂，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倒海一語，文義不連，解此自解。上文過脈，之妙，看見婆子回來，迷起岫煙的事實。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

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姐不錯，僭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僭們家裏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孤

羣狗黨已除於薛氏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列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

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指薛正薛蝌道。蔣玉函都

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

沒有的了。有兒沒兒。已不許人。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

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

的女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法。別的想法。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了頭。實在是。個

了。若那了頭也。像這東西。日東西。則一木。說著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

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

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麼呢。大

家又說了一回閑話。又說閑話。可見薛蝌回道。自己房中。吃了晚飯。吃飯之義。此

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

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煙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聞

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以閑情閑筆。寫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關雎為二南之首。故吟詩

俗無此等。但寫出來。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感索居。不知何日向清虛。設此一詩直與鳳姐一夜北風緊。同一無味。豈必以薛蝌

詩大屬可疑。能疑則語自得。其解是蓋為寶黛起死回生之藥。而實金釧紅樓之拙。乎則一詩演思以書演易。而統歸大學吟詩一首。冠三百篇。易首重乾。取象六龍。九二一大人。九五一大

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再明是舊。岫煙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奶奶的情，我真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不致所不能。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岫煙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奶奶持外道的了，不得平所謂外道，是外於書。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奶奶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煙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而究竟所以能自蔽者，知恥而已。紅着臉一語最要緊。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裏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奶奶，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奶奶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裏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照姑娘罷，說着走了。着此一段，甚似無味，反覆思之，方得其解。開口一問一答，夫平兒問你，那裏來與問相，隔此下，即從那裏來，而一贊奶媽姑奶奶，行事便走直，然人殊不知，乃作者但借一煙，得婚室之正，即反形，如玉而却，不許薛氏，也。許與琴岫，自為一宗，而却，不許同為一，請安之，用如此深文，以為下半回過脈，真不能更索解。人矣。述岫煙事，而先哭提金桂，翻江雪，懸金，居何等，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倒海一回，來述岫煙事，而先哭提金桂，翻江下。故徒接夏金桂，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倒海一回，來述岫煙事，而先哭提金桂，翻江之一段，看見婆子回來，迷起岫煙的事實。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偕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偕們家裏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

羣狗黨已除於薛氏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

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指薛正薛蝌道。蔣玉函都

倒沒來。倒是別人蟻尚為可救之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

沒有的了。有兒沒兒。已不許。以蟻為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

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

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法。別的想法。頭則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了日子過

了。若那了頭也。像這東西。日東西。則一木說着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了頭實在是個

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

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麼呢。大

家又說了一回閑話。又說閑話。可見薛蝌回道。自己房中吃了晚飯。吃飯之處。此想起邢岫煙住在賈

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

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煙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

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以閑情閑筆寫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關雎為二南之首。故吟詩

俗無此等。但寫出來。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虛。設此一詩直與鳳姐一夜北風緊。同一無味。豈必以薛蝌

詩大屬可疑。能疑則語自得。其解是蓋為寶黛三首。易首重乾。取象六龍。九二一大人九五。一六

詩演思以書演易。而統歸大學吟詩一首。冠三百篇。易首重乾。取象六龍。九二一大人九五。一六

人今日失水曰兩地曰泥塗非見龍在田之大人乎曰上清虛非飛龍在天之大
易無非為大人之學也斯為一心之正故以吃飯引起夫豈以情元以空結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

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裏此一段乃作者自另狡繪

笑話也要與人知又不輕與人知故云不要被人看見但自己解悶而已曰到底又思自己年紀可也

不好曰夾在書裏分明以底裏二字嵌在句中則凡書中斷史無非詩易大學也

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

時以正想二字結住詩易以下便借寶蟾寫大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

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果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

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以小菜頭兒為正想名寶蟾道好

說自家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

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知道的俗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東西沒要緊倒沒的

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七八十五正是將拜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果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情

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

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著大爺就伏侍的著二爺這有何妨呢直注平兒理妝蟾之語扶實之薛蝌

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為薛蝌

之事也是情理是為正想因說道果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果為木實酒為水金留木
映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擠住了偶然喝一鍾不說不喝而說擠住了却金乃寶玉專清黛玉之
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承大奶奶

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薛蝌道。他還帶便是沒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著薛蝌一笑。又用手指著裏面。說道。他還法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著薛蝌一笑。又用手指著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說注風姐同車焦大一罵而現淫婦身。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起起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天氣寒春涼著。再者叔嫂也不必拘禮。曰天何等正想寶蟾不答。笑著走了。薛蝌始以為金桂為薛潘之事。或真是不過意。備此酒果。給自已道乏。及見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遜不恥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寶蟾亦覺之。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呢。正名定分。心如天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著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屋裏人。忍又轉念。那金桂素性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嬈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著惡心呢。愈罵愈毒。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我把拉二潭水裏弄個不清不白的名也。未可想到這裏。又怕起來。此一轉念。乃是生相。不知轉念也。一切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嗤的笑了一聲。有聲無形。機寶蟾死寫鳳姐。薛蝌倒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參聚散為一大段。與上段俱從解琴書回中來。本回乃既死論病源為寶黛釵追原已往文字。今凡為寶黛釵者。及早知所自處也。上半回從絕粒來。以岫煙為黛玉針砭。能如岫煙則自無埋香塚及斷癡情一切事蹟矣。下半回從走大來。以薛蝌為寶玉針砭。能如薛蝌則自無絳芸軒及却塵緣一切事蹟矣。

護花主人評曰

黛玉之夫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鍾情尚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竟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為緊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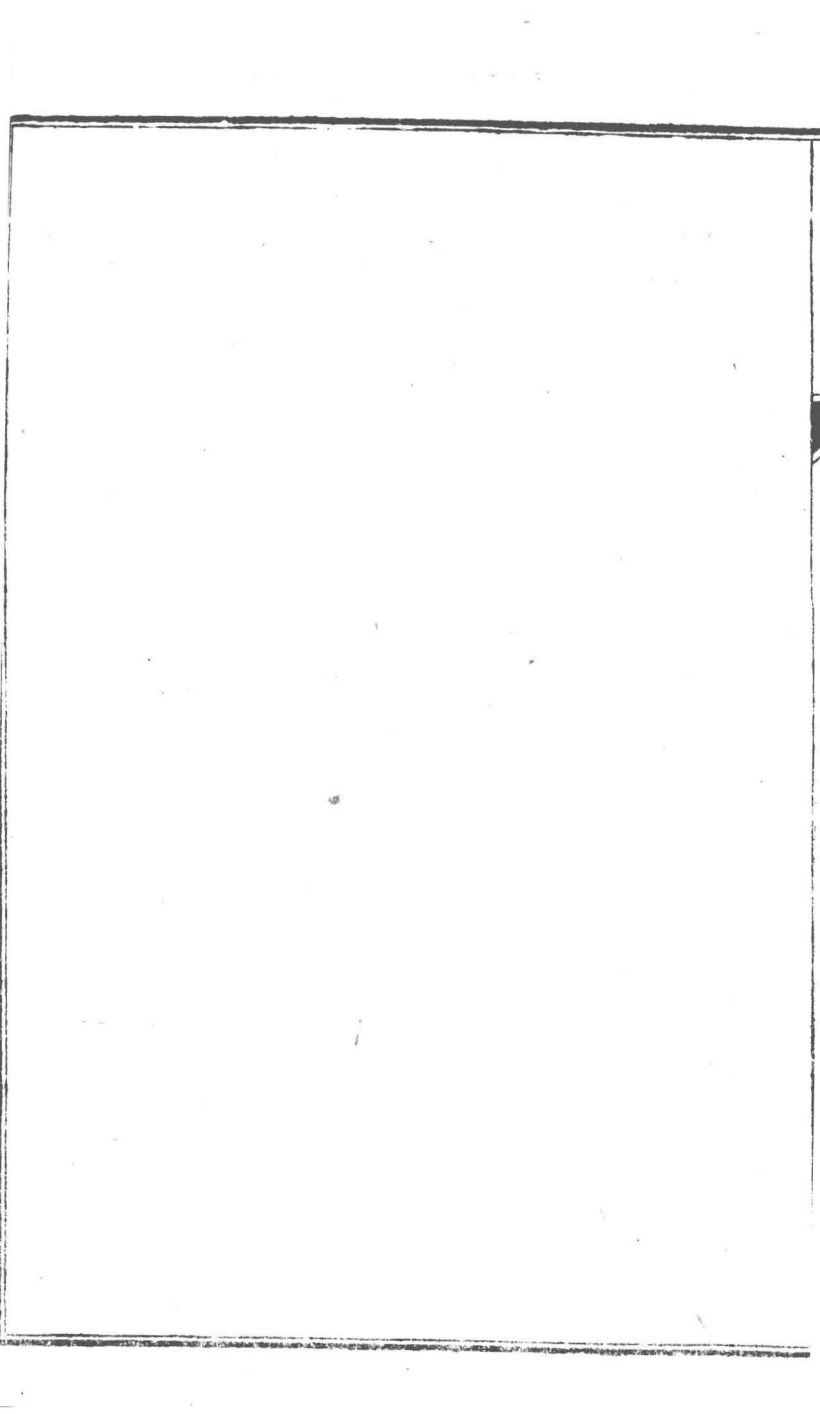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分付寶玉定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沖喜掉包。黛玉驚迷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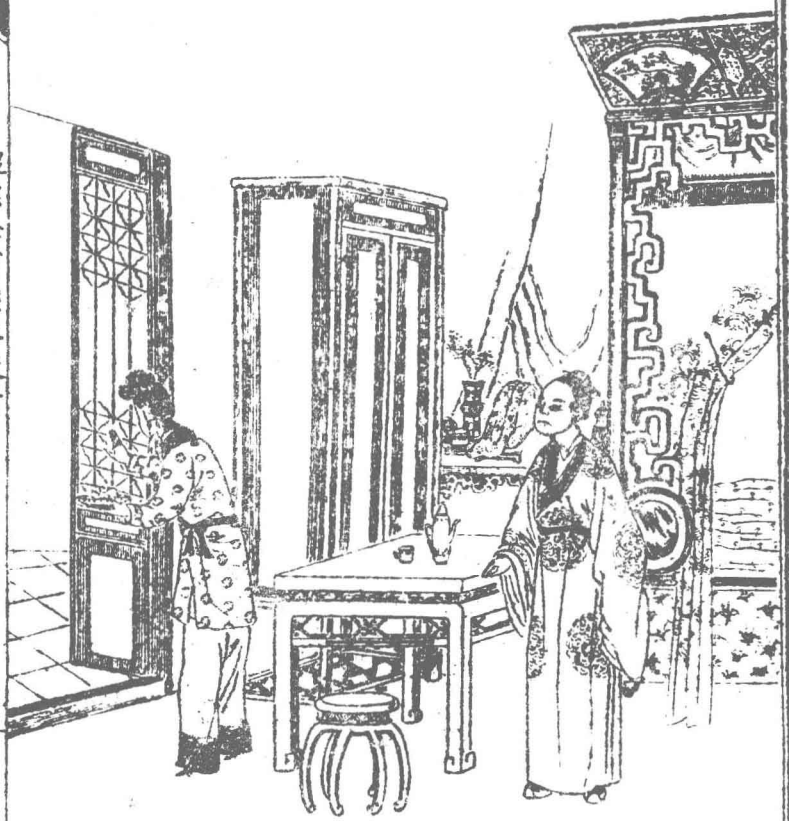
寫那岫煙之涵養。反觀夏金桂之淫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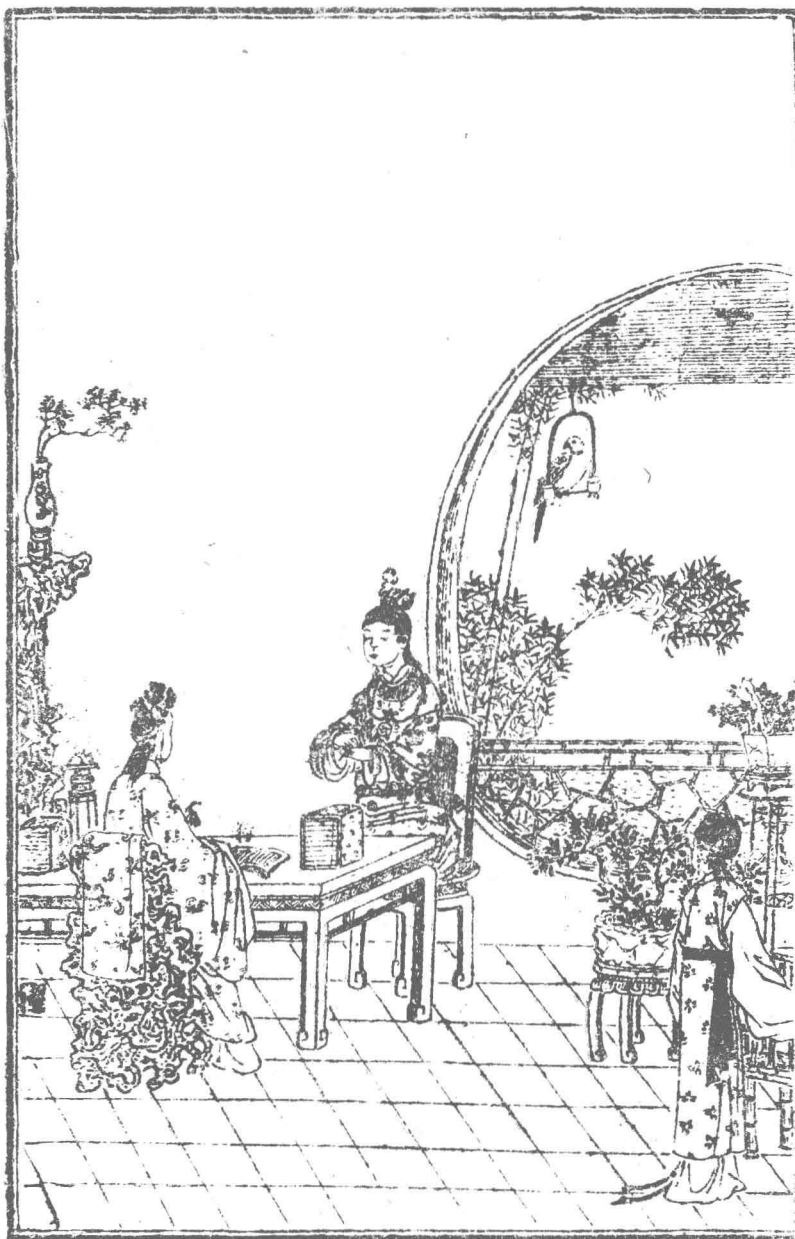
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煙。金桂送菜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間事。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得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一而二而一書中縱是寶蟾。也只不理他。他們有什麼法兒。路過北靜王之用也。不聞門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是金桂也。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門。與其為柳下惠不若為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故提筆指是寶蟾。笨伯又曰。乃為洗出不是。金桂抑又何必。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寫來情事。宛然而能疑。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溼了一塊。走過來。觀着。眼。看時。却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看果子。匪夷所思。矣。知從何想入。從何寫出。真是奇。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其難較魯男子為尤甚。寫正想。又是情奇。筆能將淫字寫出骨髓。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如此方與寶蟾文字相敵。又正發明。恰香村絕。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曰。不天然處。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個人在桂在其中矣。薛蝌只不作聲。粧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是金桂似的語音。纔知道他們是這麼一番意思。這意思乃全書意思。寶黛釵鳳同一沒造化之人而已。只是兩句話。一為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五更更分。笑一為恨也。天缺地陷。非恨而何。淑蓂汀花。非笑而何。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五更更分。睡著正見一片陰晦中。剛到天明。早有人來叩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無非紅綠而緊身必說琵琶襟。琵琶二字亦從二王。然非琴瑟之正。其何能緊身故為哉。

懷着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人非
又非錢石執云不動無是心。無是人耳。克復工夫。正起於此。持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
寶蟾把臉紅着。也寫淫字直入微微與岫煙臉紅。劫理欲又到盡頭處。並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
個碟子裏。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嚙了。索性死了
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這纔是真正放心。惟能喚人盥水洗臉。洗臉對前吃飯。總是自己打算
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一定靜慮。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
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
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内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
一。却為釵鳳襲諸人。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
候轉詳不題。非寶蟾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
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
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此皆借蟾
心事。直照襲人嫁人。則釵之末路。已可於百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合見金桂
甘回之外。見之矣。看薛蟠難以回家。是眼。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合見金桂
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東風全到。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
蝌似非無情。此從心中動生出。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太覺掃興。回來告訴金
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間那看金桂
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

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妝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後船泊岸。不恐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這般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為真。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此等搬演在他書已為能品是書則數見不鮮矣只見

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到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於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書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即糊塗東西正義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

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此等搬演不知作東西則釵黛並到一笑。又關合書旨。即此數言。紅樓夢了矣。真是怪文。乃讀者只賞其情景措辭。故能胡說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

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此說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直入更不另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卻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賺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吃。他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寫題中縱字工字已臻絕頂而耗子偷油直揭意綿

綿回黛玉心事。蓋一部。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

的。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

的。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

的。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

的。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

情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偕們屋裏。那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要不
應。偕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偕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偕
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麼樣。還題面自金桂聽了這話。兩頰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
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我則要的。問作者怪不得大爺在家時。誰不問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
替奶奶拉牽。奶奶倒往我們這個話。咧。收得精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稍說
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酒壺必不脫漏而一臉正氣則薛蝌偷
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
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
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着。再是工字何其暇耶而一盆火一見於偷娶尤
同一寶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不是悲書之裏非書之表也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
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道。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
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悔娶河東吼即在本年秋令曰這幾年乃以薛蟠敗壞所從來目今鬧
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於色勢或者是蟾兒轉
過氣運來了。也未可知。歸到氣數之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為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於雪
雪境於夏同一珠到金桂房裏。照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四字中有便說
道。奶奶。奶奶。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
人影兒一躲。全書大作。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此火因心生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
用正欲令人知時。知退。

也裏劉老七裏人夏三亦也裏人乃剛柔難生天造草昧之象正善惡初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
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
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搬演薛氏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
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瞧姐姐用拱筆指出夏三作者自權自予
實叙當之合堂叙鳳三人為薛姨媽看那人不應危於是暑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
桂道舅爺頭上未下來的留在偕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與巧合四雷寶至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
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能查考而
已我今日還叫你們買些東西夏三第一事是買東西人知為只別叫眾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
就完了你與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一把辛酸淚所從來也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
可不收上丁當又翻慰痛說者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
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此段乃文章難境一片荆棘中而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
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回來薛姨媽打鬧叫寶釵看時
上寫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
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道裏不准正見天人合道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做了回文刻頂上去道
裏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
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連火速火速即夏三不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
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令人即便收

拾行李。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來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著。直鬧至四更纔歇。陰極陽生。正大速之會。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發燒正。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火速。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腳。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著。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著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金玉姻緣。猶可及止。薛姨媽等。大家畧畧放心。早驚動榮甯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在叙必此時猶可救藥。薛姨媽等。大家畧畧放心。早驚動榮甯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是鳳姐禍之媒也。曰返魂丹。黛死矣。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那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十五所謂將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一冷字乃妙藥。此不能求諸外。須從自己。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藥去。此等處補不得。漏不得。最為棘手。而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固如鏡。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遭塌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白挑花社。至此方明。寫一年而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著也是。也是。也是。字到了飯後。王夫人陪著。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凡此等事。都是薛姨媽就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

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裏去。吃飯上學此處必用連及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括全書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寶玉猜疑與薛蝌猜疑互相發明入下半回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鶯接着。見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裏去了。紫鶯道。上屋裏去了。知道薛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鶯道。這也奇了。寶玉道。姑娘到底那裏去了。紫鶯道。不定。將入疑起處便作一片迷離曰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屋門。只見黛玉帶着雪。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奇了。曰不定微言也。寶玉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顯見情有獨鍾以發本文紫鶯拿了一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故作翰旋而易見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我如何敢去。再作翰旋其支離處皆其經營處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轉。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一語有千百轉身黛玉道。他那裏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

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

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此見黛玉但知寶玉之專屬於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

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由疑陣玉聽了。瞪着眼睛

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保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未談

說書香乃一書正義。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踉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

否則此處成閑文矣。不能忘情於釵乃黛之。釵謂寶玉有了人。便有無數

也乾淨。此見寶玉不能忘情於釵乃黛之。釵謂寶玉有了人。便有無數

的煩惱。生出來。恐怕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碍。棒玉剪香驚夢。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

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到疑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裏還來應酬

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又著此一轉。自說自解。便是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

是。你的心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又

前文遞到談禪。其步驟乃兩能辨此等用筆。我自疑。疑極以塊桂為美意。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

然不免能辨寶玉直指金柱。心事自然不慢。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葦所化。葦者草也。即黛玉之

此矣。所謂寄生草。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此番談禪。索訂定婚。姐左券而

請參看聽曲文評。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此番談禪。索訂定婚。姐左券而

禪則有何機會之可乘耶。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撮着嘴。道。講來。鋪排面子。神。黛玉道。寶姐姐

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

麼樣。探其心之所在。耳與弱水之外。更無可定之人也。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

孤自深耳。

此防金玉之奪也。能知其奪而不敵其奪，且自取能。黛玉道：水止珠沈奈何。寶玉道：禪心已

作沾泥絮。

其奪乃黛玉自責。常人之心如在水則青，寶玉之奪乃寶之浸無主，張以致之耳。一問：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

不打誑語的。

仍不十分信服。五寶玉道：有如三寶。寶玉低頭不語。方纔死了我做和尚之說。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

叫子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

鳥聲為陽氣東南為揚無非此。正陰極陽生之候也。寶玉道：不知主

何吉凶。黛玉道：人有言凶事不在鳥音中。

特引此語以見黛玉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

人到園裏來問過。

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驚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

往外就走。黛玉也不敢相留。

此篇大落墨後必接大章法。以釵因矣。而此來乃堵其父命。致寶之

乃以誅釵實則並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起身便走。黛玉不敢相留。不惟寶釵在其掌上，即賈政亦在府中。其誅釵

上回為人既死論病源。此回為人既死論狀。知病源則能謹疾於未然。知病狀則能謹疾於初起。

為大罪痛下鍼砭也。

上半回以嬌桂立釵釵等影身。曰縱曰工。其病日深日甚矣。終於殺人自殺。生不如死。其禍在一

巧。下半回就寶釵本身發。一心昏憤。曰疑曰美。是為養癰貽患矣。終於殺身滅性。一死一凶。其禍

在於一拙。拙亦病。巧亦病。是皆不能知幾如同貴。而甘受夏三之毒者也。文字則上篇以深為淺。

下篇以淺為深。其妙非他小說所能及。即在本書亦不數見。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設計教金桂勾引薛蝌。金桂纔肯安靜。因金桂安靜。薛姨媽纔到金桂房中去。因到金桂房中。纔看見夏三。因夏三時常走動。將來買毒藥有人。層層相因。節節貫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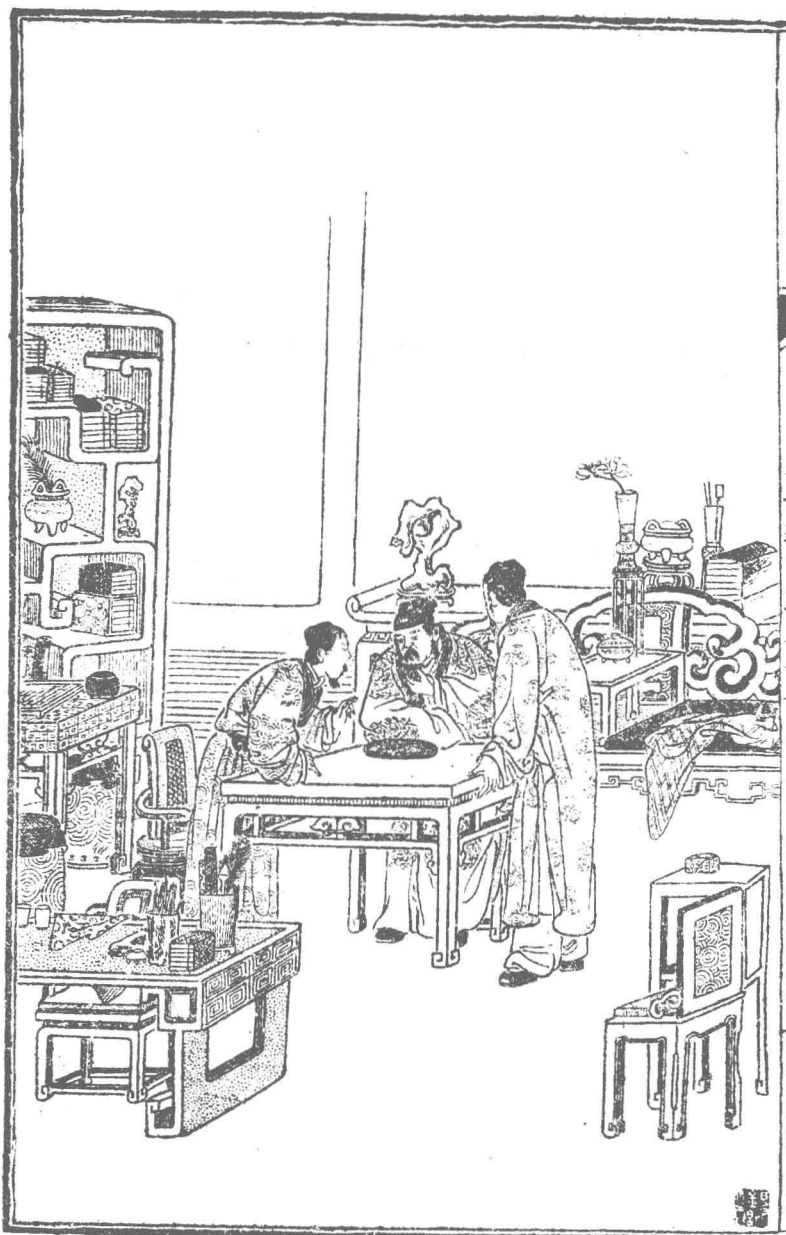
寶玉病。黛玉病。寶釵亦當患病。才是一路人。然寶玉之病。或因磨壓。或因疲歎。或係假粧。黛玉之病。本係氣體單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寶釵因勞所致。病得光明正大。人品不同。病亦各異。

黛玉問話。層層剝繭。寶玉答語。頗有悟機。而黛玉則說到水止珠沈。寶玉則說到有如三寶。兩人結局。於斯可見。此老鴿之所以一連幾聲。飛向東南去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矯其父命出自秋紋即襲人法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著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的。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一篇問答責寶玉誅襲人文字也夫誤禪為訂姻以誤禪告襲人是以訂姻告襲人也。初試雲雨第六回明明高出則寶之於襲何事不可說。非若鳳姐兒頭也。還用隱說。帳乃苦不直告使必不敢破木石必不敢成金玉以弭一切陰謀。而乃以隱理告之曰。我。們的禪機別人插不下嘴去。則襲人又何必。而不自便耶。曰。我也知道。所知果何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一方一團。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消寒會必費若干擬議在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

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不如明日早起去罷。以消寒讀書為兩事。便是襲人見識。而特從寶蘭乃與巧姐同為真復者也。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了。又到學房裏去。既這麼着。就該不告假呀。顯見的是苦。說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借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借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唧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花月亦自相攻。伐見消寒之不易。而語妙如聞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消寒會乃為薛解悶。正明陰雪之宜解也。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的。史姑娘那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裏歡喜。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消寒而政無言。所學差則所教亦差也。在語面恰好。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見眾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了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著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

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

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姐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

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我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此李即李執之理。凡書中姓李者皆視此。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

認得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裏認得。清寒便是回陽。乃後天所有。我

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男頭便提孝經。聖賢萬言。明此而已。故曰字沒

於此。陽回於此。是書歸結於此。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費母聽了笑道。

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自不認字。並

亦平旦幾希一息而已。人至風姐尚有復機。幸勿自棄。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

千多字。數通曲禮。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孝為性本。故曰一本陰陽交易。如環

列女傳。曰平個月正上。統下統。盈虛進退之候也。至列女傳。乃劉向所作。正合劉老老來歷。寶玉道。

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費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

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是書以國風正。貞淫而皆在。語言文字之外。故夫

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好蔡文

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荆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寶實。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

厭貧的那苦的那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王昭君的是更多了。本蘭代父從軍。曹娥

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

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嬌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姪的是。禿髮。怨洛神等類。文君紅拂

也是女中的豪傑。賈母聽到這裏說：「不用說了。」自美后以下皆書中詩人所取給而終之以文君能如故本書以一死了之立若則指寶釵既寡而嫁者也。於空中樓閣更留疑影令人迷亂作者之學不止導淫得閑人殺之應亦起於九泉也。此段起云不必說是書之隱情結云不用說是書之除恨一文君終之矣。紅拂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寶玉之復非巧姐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此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復故不為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媽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一部扶陽柳陰之於此處必從巧姐出之。影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又問什麼要不要呢？」若珍無定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這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學書字則李學女工什麼札兒、咧兒、鎖子、咧兒，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俗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拿捏。」說來都之學史之為留如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嬌娜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一總而木石終破一呆字了之矣。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湘雲、黛玉都來了。首又是一巧姐。大家請了賈母的安，眾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薛

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不見寶釵那岫煙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為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那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姻事不來尚不能知是日欲是日倦是日呆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攔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消寒會不與其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閑談不須多贊消之理不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司棋自從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著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為什麼要迷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前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不改心我在媽跟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着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侃侃而談便立一篇紅拂影傳惜黛玉不能也而有他媽氣得了不得如噉日直令釵襲等魂死其責膽小乃明責寶玉

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你敢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

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司棋死烈鴛鴦殉主同他媽哭著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

表兄說道你們不用著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纔回來心也算是真了此心是真其餘皆

們若不肯信只管瞞說著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

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

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金寡婦演

鳳悉在便由著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說怎麼棺材

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

知他忙著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上抹也就抹死了一篇真

鴛鴦傳寫得有聲有色驚天地泣鬼神亦支離亦周詳而出於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

如人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

那有這樣傻了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以義烈為俊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

沒事人是敢道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叫

人聽著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

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以列女傳冠消寒會首以司棋事結消寒會尼鳳雖未且說賈政這

日正與詹光下大棋道入下半回用棋接棋顯發易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定

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

進門來一角未分死活金玉烟煤猶未明定可及止賈政即忙迎著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

下棋便道地而可殺藥故馮紫英來落石英藥石也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整的棋是不堪難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

麼事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著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

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索性終局可止不馮大爺在旁邊瞧著馮紫英道下采的不好多嘴的賈

采詹光道下采隨言網來金玉烟煤此時尚未細采而終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

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

這倒使得劉全作東乃扶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子亮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幾

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著終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說書賈政道你

試試瞧此句說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收起棋來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七為巧

之巧到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又怨緣無非結甚矣賈政對馮紫英

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相見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廣西位

正母珠所產之鄉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貴的一黛玉隱漢天蓮不愧明廷故可作貢其

人當同知此理也所以禦冬即可有二十四扇福子都是紫檀雕刻的借二十四氣統盡矣中間雖

如此一件是圓屏酒寒故為第一有二十四扇福子都是紫檀雕刻的借二十四氣統盡矣中間雖

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所謂假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

十餘之得二十一數三七也河圖天三生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晚三十六宮都是春特以劉

木天七成火木火為陽是書畫在扶陽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晚三十六宮都是春特以劉

既晚則夢醒矣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

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著此是正是一部大觀園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著

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候。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子午同宮是為天體。天三

陽周而復始。是為十番。而鐘者終也。元春死矣。這是兩件重琴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却有些意思。兒之用。

兩寶。冥冥底面皆合。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兒。幾重白錦裹著。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

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絹綢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元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

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

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子裏。散著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於桌上。看見那些

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刺

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實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四種洋貨。總括全書

為主。考不外求。故隨身即是。參聚散者。實政則此珠。即賈母壽終之義也。而究竟仍是黛玉蓋黛為絳

珠。而為木為心。故曰桂元。大桂元。木果養心之藥也。書中自題。滿相館對聯。以次每以茶為演義。故必

用茶盤。曰黑漆黛色。也。自一二。銀以及茶甯。兩有一切人物。無馮紫英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廝道。那

個匣子呢。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著虎紋錦。錦上疊著一

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致頑帳。交消帳也。又鮫帕。題詩乃寶黛還淚

黎木匣。即蔣玉函之紫檀堡。與黎香院之寶釵。同為一人也。其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

厚。不上半寸。五寸五分。合成土。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書至十九

知所終。是十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此帳雖小。實隱大道。其情徑

層外。已鋪不下。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此帳雖小。實隱大道。其情徑

必須於高處去。處尋究。乃得之。這就是鮫綃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

費事。文字以終而不終為妙。况此書為演缺陷之書乎。萬無續理乃筆伯見尚。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

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絞綃帳五千。漢宮春

曉與自鳴鐘五千。萬為全數。知用此物則實價可以兩全。萬為一草。黛為草。改母珠一。賈政道。那裏買

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的著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

冷子與口中消索。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政不用而諉之。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著人叫賈

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瞧。把都到又把兩樣

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著道。

道。則道矣。而必曰。接者道。則大東西自然是好的。是也。知但是那裏有這些閑錢。借們又不比外任督撫

要辦。真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借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搖動的根基。纔好。或是祭田。或是義莊

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有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此秦氏夢中語也。既以四物

書之意。秦意即風意。風意即大眾意。而實則作者意。故下云。裁的意思。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

老爺們要買。這管買。其言武斷。內外總在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也。今分而為二。則大誤

矣。故曰。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攔在家裏。老太太

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著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物

皆藥石史之不要風實。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

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閑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裏吃了晚

飯去罷。非四物無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馮紫英道。說那裏的話。正說著。人回。大老爺來了。紕

收拾全局此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叙此寒溫寒溫二字從消寒不一時擺上酒來肴饌羅列大家

人必不可少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叙此寒溫寒溫二字從消寒不一時擺上酒來肴饌羅列大家

喝著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不一時四五巡都是洋貨的話評不勝評聞有馮紫英道這種貨

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

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

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此大結局豈可有赦無珍有榮如

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沒名沒姓久已書中未提紫英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

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兒京畿道乃言官之首一部書首罪甯一部

一假語村言而已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道上也書實無非諫也其姓胡即胡老名公胡庸

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方提道長即接賈雨村是一非二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

大約有意思的了亦曰有意思全書一意也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

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

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真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

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

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文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

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

一封薦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甯紫

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此明白中有因此遠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

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若兵部尚書為著一件事。降了三級。如

今又要陞了。知府為守御史為諫吏部為天兵部為夏降三級便是夏三又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

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是為樂石之言以起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

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

到我這裏請安。很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甄家抄沒以起

賈家抄沒以起賈家心下也著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偕們家是再沒有事的。見有底有面馮

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所謂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

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三則正賈政道。雖然無刁鑽刻薄。却没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

食稅。那裏當得起。就一政字立一復機方求得賈赦道。偕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

幾杯。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

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椰子了。陰雪府至正四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

由辨之不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此賈政

道。我留神就是了。再着問答文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

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與讚孤兒相對。彼以一賈蘭演復卦真機。而反之者賈環。此以一巧姐演復卦真機。而

反之者鳳姐。以夾攻寶玉之却塵緣。雖復而非真復也。下半與鞭悍僕相對。彼以珍璉明致禍之

因。此以殺政定失教之罪。皆重上半回。乃為九十一回。打一大結之處。故自甄士隱賈雨村秦氏

冷子興山子野。一切要緊關節人物。無不畢見。而總納於司棋一局。紫英四種。一部易理全。一部大觀止矣。

自失綿衣回至此為一大段。皆從解琴書回生發。相為對待。不容分析。皆追原以往文字。其旨深矣。知恥近乎勇。篆煙一縷。貧女乃閨閣之師。閑邪存其誠。古字三千。小郎得大人之學。堂堂寶鑑。奈何共道誨淫。的的明珠。到底都云飯佛。復天心於七日。有真有假。即於吾道尚析毫釐。問歧路於三義。可東可西。却怪那人善排疑陣。賢良是守。劉老老拉巧姐而來。果品徒嘗。情哥哥入渺茫而走。鐘鳴夢醒。帳了書完。

護花主人評曰

巧姐以侯門之女。出嫁耕織之家。如列女傳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寶玉講書為伏筆。

司棋係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託迎春之名。央人求鳳姐。

司棋之死。與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蓮之聘。司棋是私與潘又安相訂。邪正不同。柳湘蓮揮劍斬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飄忽不測。潘郎之死。明白顯著。文筆迥殊。

賈母如一顆明珠。在則兒孫繞聚。死則家業消亡。借此一參。暗伏後文。

賈政說甄家被抄。是正伏後文。賈赦說我家斷無其事。反跌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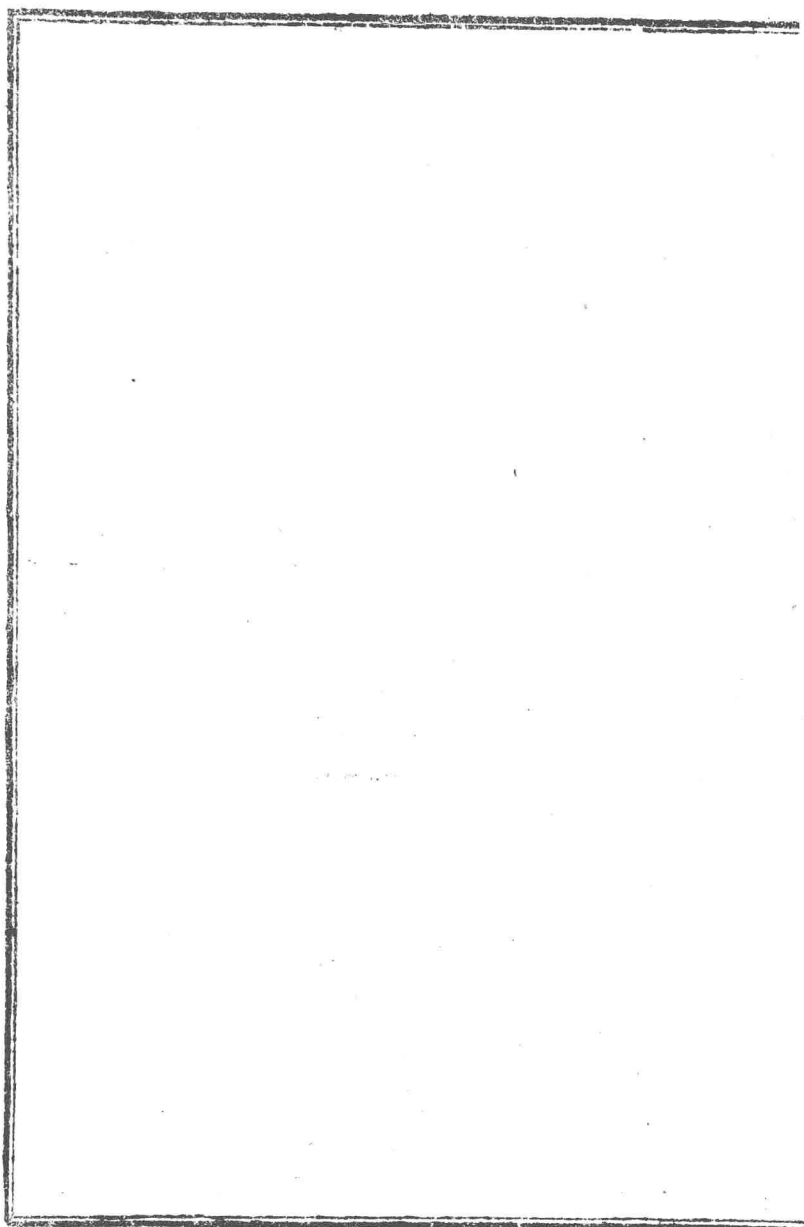
補叙賈雨村來歷。與第二回遙遙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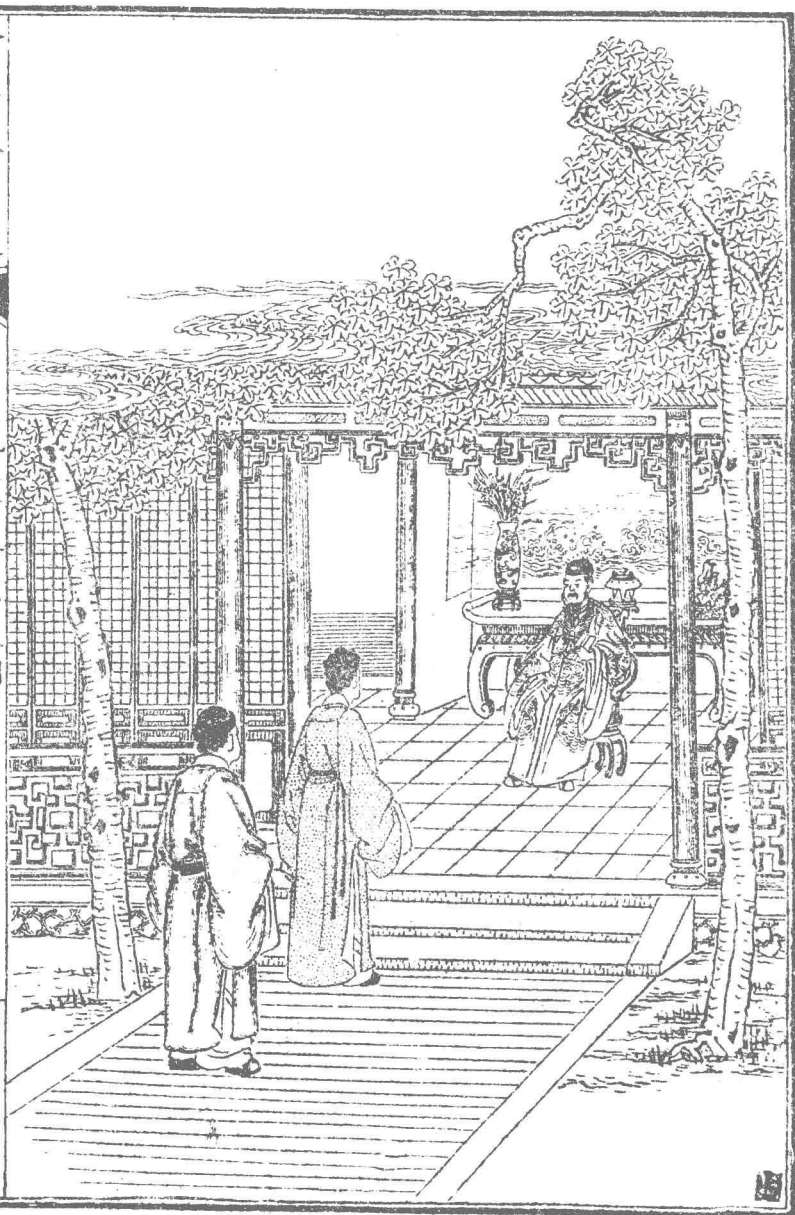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一月事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第九十二回終

第九十二回







甄家僕投索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敬饌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一部熱鬧書無非喪敗故沒喜慶事無非亂常故不用送禮重頭特撰以開下廿八

回說著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著門上進來回道衙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工部空部也渺茫茫空空乃本官情徑以終寶玉歸空之局故次即特撰賈政道知道了說著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著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書演天地生成之道故即接管地租人書重明一孝字故來為烏進孝之人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書識失教春秋責備賢者此處專責賈政今見進孝人來而不往下問是何所學而家何所教耶只有與不可赦之罪人同歸一散而已看也不往下問也字何等詫異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三字神來之筆人人人口耳中所有而筆下所必不能有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坤卦用事地租之所歸藏孝道成矣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拉了兩輛車去了拉車惡習人所共恨因寫一寫於進孝來人則尚有深意見孝之所以不行皆假政有以誤之也故賈政疏存周而取義於大車檻檻之大夫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著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

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

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

不在家。書歸痛罵他們。終年問吃糧，不管事。書無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裏睡下

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連兒要在家等候拿車

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

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又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

三個小子出來。其數不偶而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

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人與眾賓客都見了

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

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

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脣若塗朱，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

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掌班人名，字必從寶玉眼中與重提出，乃一部傳奇另開場面處。前日聽

得他帶了小戲子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

函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一指即一齣底面俱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

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

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陰陽轉換此書一終，他也攢下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

三個舖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

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得上他的。纔罷。所以

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

辜負了。以結絡回寶玉對鶯兒所說之語於時付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

此書無中提出則於戲為淺文於戲有曲筆矣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

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是他頂好的首戲。花為襲姓豔冠羣芳為叙所得牡丹花蕊乃合

是為戲寶玉聽了已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著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

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

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秦小官即秦鍾即黛玉故眼睛獨射見其不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齒

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

可比。進場後寶玉走矣非尋常戲子是曰文妙真人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

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因

而及樂記則六經在其中。因樂而及詩。舉一該四矣。而此情。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繞想樂記

字究是何情此等處看官何不一留意但罵閑人迂闊耶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而赦忽起

身則寶玉之外六經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没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

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

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說。頭政之為。既

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並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

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

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了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開了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撵出去。上映 賈奴以為本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毡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著一雙撒鞋。本書寫男子衣裳寶玉賈雨村賈蓉北帶而可今可古正為包字先作靴行而上中 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上下打量，見了番人，是卦象，便問他是那裏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自南之北陽極則陰此神遊回真亦假之義寫包勇舉動雍容不迫眾人言動却俗不堪為假為真入手便見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看時上 寫著。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曷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謹，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慙實。倘使得備奔走，糊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叙，不宣。賈璉一札無味深義曰世交陰陽交易真下起重木而重金以致凋零星散因是復進一切亂倫實理成於一人萬死難償忠孝一源書重孝並重忠故十八回曰皇恩重曰天倫樂幸邀寬宥有屋烏之愛也奉達則顯不宣則秘是皆為薦包勇之用包勇者陰陽出入之門戶真假變易之機關乃本書第三支取証之人也包字上下兩句合抱而成上句右轉而順下中象句陳之句字下句左旋而逆上中象已土之巴字篋五行於二上合四象於中間河洛精義一包字括之矣往過來積強健不息故名曰勇即狗兒之祖連宗努力之義易道至常故無奇技上性敦厚故人慈實是又一劉老老也得聞人指出讀者應共更哉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致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說語於笑道二字中。一轉均有微意。吩咐門上叫他見

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

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恭而有禮。書中第一包勇。全括六經。都在言下。請安皆有微義。英作浮文。看賈政回問了甄

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睨。但見包勇身長三尺有零。為包勇出像五行全備。而重於土。故為五尺尺

奇為陽太極分。判因一奇始也。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磁額長鬚。氣色粗黑。垂著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

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天地一誠。人性本善。原無所謂假。故為向在甄家。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

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三叫小的出來。而得之。若義臣忠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

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為有陽即有陰。有真即有假。同源異出。是為自己家裏一樣。前札不異名。即此義。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

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臨安難安。不能自覺。與誰多少。痴人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

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

厭煩。是有的。賈政策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

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此以易道中。也在兩太字中。庸無過無不及。太則過。而失與不及。於不明。說止於還。要說賈政已。在提寶玉為中。為易無。非演一心之辨。無非。一寶玉也。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已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

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所謂真子。所謂真心。從小兒

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我哥

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裏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所謂譬如昨日死。今日生。嘴裏說

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

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寶玉一

及遊太虛悟仙緣。前後兩夢總括於此夢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就好了。漸漸就好了。絕無僧道之說。乃其父調治。即張太醫所云。初次

行經時。便當調理者。正色勇之義。而為真為好。出於天倫。非若賈寶玉之終歸渺茫也。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著

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即警幻所云。孔孟之問。經濟之

道。如今漸漸的能殺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以真形假夫教之罪。俯首

等這裏用著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棄勇包勇答應著退下來。跟著這裏人出去歇息不題。一日

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又不好明回

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風月業必要如此。翻既要人。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陽

來。復必從下起。而政以為鬼祟。所以為假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

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著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

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庵裏的臉譜話。與包勇同一不敢說。此書無非不成事體的字。無非臉譜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

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

瞧。風月寶鑑。既鑄不能毀。但能一面抄一面洗。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著。呈上那帖

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著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

府內出新聞。六語又括全書。水月庵香乃孽之正。而一出於假。則新聞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著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稟進的。交道子牆壁上。

再去我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

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

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

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二十三回派芹兒管女尼女道，乃鳳姐主意，送到家廟鐵檻寺，賈政說到

即說頭印水月畧無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

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無頭榜三字總括全書，一千人犯，故必用賈蓉送來，賈政珍在其中矣。

分列矣，屢見前評。賈政道：快叫賴大。不承認曰賴與罪，賈政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庵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

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傳喚。數之元妃為稱，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

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也若芳官方是真情，歸水月之人方是真正水月。日間

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有個知覺了。

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

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賈芹即寶玉此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

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凡書中一切勾搭，無非沁香

時便學些絲弦唱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人亡物在，回在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向豈作者健忘，乃兩

則大疑，障設於中矣。蓋風月崇乃識，夫教之書，改第九回訓者，用李貴發鹿鳴，荷葉之義，以責賈政

之棄子，本回用李德發水月尼僧之義，以責寶玉之棄親，而中間過脈全在成金玉破木石人責賈政

乃棄親之來路，故曰那時已到十月中旬，此則棄親之究竟，故曰那時正當十月中旬，純坤至陰用事

已不陰不陽之間，以混歸空渺。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

而己，兩評參看，作者狡猾自見。

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果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

不好。這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庵裏女尼也叫來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

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猜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庵的女尼道。這天剛過

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量喝去。我也不管

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

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為的是

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

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

賴大說。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驢。押着趕進城。不題

一段敘事。周至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寫賈政處令人失笑

詳明絕不拖沓。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寫賈政處令人失笑

回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

請老爺補一班。政補張班正病在張皇失措致實玉不能不歸空也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

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

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弄賈政於股

風外則連此柴馬得不翻。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絕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

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明我二十三回作

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

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用那一夜三字直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憶記鐵櫃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

匿名獨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說錯了。道沒要緊。是饅頭

庵裏的事情。前云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是水月庵。饅頭共為一處。已有明文。特以寺字庵字各作

此三處去矣。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的事情。這一嚇。直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

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了一口血來。賀玉一口血。因色。鳳姐一口血。因財。此是

道水月庵裏。不過是女沙彌道士的事。奶奶著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庵。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

東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饅頭庵。五分忽合。平兒笑道。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

頭庵。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庵了。對面撒謊。而機。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

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直認不諱。却只認色字一半罪。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去管的大約剋扣

了月錢。又必不。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臉。賸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

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

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

先別管他們的閑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

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

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

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此一回。屢點下人。乃不知說什

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此紫正為氣。想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

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

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著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

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

什麼店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

歎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自己去瞧瞧罷見口吻如開情事如逃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

他瞧擲音忍北人謂賈芹拾來一看地一仍為字措也赫得面如土色饅頭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

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受答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為李訓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

我一殺兒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本為席上珍忽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

這場氣也不小政之為鬧出來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貼帖人即作書人何嘗有

此正是要人增長志氣將來偕們的事多若呢書中翻案處倒不如趁著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著

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釀成此案是鳳主意消弭此案是璉主現在沒有對證想定主意便說你別

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著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

纔好再點賴字其義從大學第六章來沒臉的起去罷又暗演知恥近乎勇之義此書所謂不叫人去

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關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店裏的

時候他們正在裏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文者却多少累墨而能把小人閑居章而後字

演中神字細賦精緻一齊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人一點賴字今賈芹此時紅張了臉一句

也不改言語。一紅為復機不言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是在家裏找來

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

賈完事。果然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一段護庇轉出自地看還是二字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

聲名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首問天。閑人廢書。一鼓

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著賴大出去。必再作此非文字餘波乃正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

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

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一篇冠袍大戲而終之未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賈玉瘋顛為一大段。起以甄賈結以真假。乃歸結全書末路一大提頓。至謹至嚴之處。

故著萃四子六經。合為一篇。而針無跡。斧無痕。令讀者自然不言而喻。而究竟不過一戲而已。不

過演一占花魁而已。而廿一史一切興亡。無不包羅。閑人評到此五味畢集矣。要問賈芹貼此帖

者。是那一個。人。一個人是誰。

護花主人評曰

不法胥役之指官擾累。與不肖子弟之藉勢放縱無異。故以縣役搶車。為賈芹鬧事作陪觀。

賈玉付度。誰家女兒。得嫁蔣玉函。不為孤負。豈知嫁玉函者。即是自己平日最愛最親之婢女。是

剛筆映照法。

賈府無數美婢。惟襲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齣。是正筆映照法。寫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藝氣象。

甄家抄沒。是賈府前車。今賈府禍事不遠。故借薦來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說甄寶玉病中夢醒。忽然改變性情。惟以念書為事。且能料理家務。賈政便默想一回。試思賈政因何默想。絕不再問。中間暗藏無限情事。讀者須心領神會。勿被作者騙過。

沁香鶴仙已被買芹勾上。其餘女尼女道亦俱放縱不堪。獨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愛可敬。

文亦省却無數累筆。

水月庵平兒誤說饅頭庵。以致鳳姐驚昏嘔血。不是平兒口誤。卻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為一段。寫薛蟠之以賄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間夾叙黛玉撫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為一段。叙佳兒悍僕。伏異時中舉糾盜之根。八十九回為一段。寫寶黛癡情。九十九十一回為一段。叙夏金桂之淫蕩。邢岫煙之涵養。薛寶釵之持重。九十二三回為一段。寫巧姐幼慧。賈芹敗事。中間夾叙母珠聚散。甄家抄沒。引出賈府不祥諸事。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時事。





寧海崇費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那一個入便是一宿話。那一個入便是一宿話。那一個入便是一宿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許文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著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了頭。雖都知道拉遣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虎頭蛇尾。寫政絕倒。賈璉奉命先替賈芹喜歡。先字著眼。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歸到此人。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千條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偕們家的人了麼。說芹兒說賈。夢夢如此。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嘴說得的麼。作者自己掉皮。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也肯應承麼。所謂賴大一部紅樓夢。都是幹了不肯應承。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他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裏。賈璉道。都在園裏鎖著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

連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都是為此王夫人道很是這

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著都是你們說留著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

了麼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子帶去細細的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拾兩銀子備隻

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概連文書發回了也落得無事所謂白茫茫大地真淨即以若是為著

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天太作孽了一兩個奇偶也以運俗為造孽乃若在這裏發給

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裏顧人的死活呢迎探惜之嫁芹兒呢你便很很的說他

一頓全書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

走了直攻政並說與帳房兒裏把這一項錢種檔子銷了了帳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

了上坟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不許接待優柔不斷而劉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

一並揮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王主之易叫你這麼辦

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問你也按着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

太太真正是個佛心佛心二字是眼提這班東西東木西金總還著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纔說佛

好為佛為寶之所歸不得挑個好人好入是推於書中矣末路不芹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

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點頭是了微即刻將賈芹發落為

可勝浩歎賴大也趕着把女尼等領出按著主意辦去了不說何人主意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

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撂開手了寫賈政全不理會而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

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必明其數持提矣而發自無賴作者亦何心哉究竟那些人能

殺回家不能。未知若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鵲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裏使喚。不知

何事。十二釵既了即說接黛玉而釵黛事迹必緊接連乃一定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鴛鴦

下來。閑着坐下。說閑話兒。一部閑話出自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

奶就知道了。鴛鴦不知數一部正說着。只見傳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既隱以黛接釵又隱

釵之虛影也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鵲問。這是

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獻寶的是的。明說薛姨常常在老太太

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

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送宮花回薛姨說大套而

大套起宴海棠回賈母聽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着很煩。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

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

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此誅寶玉之心而直道奇緣藏金鎖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

爺總不肯應。心裏只要和偕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

鵲聽了一呆。一把酸半淚無非紫鵲一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歡。為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因一呆生出鴛鴦

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着上去。原故將出未出史已醒鴛鴦已去書完矣紫鵲只得起身出來。回

到園裏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人同此心同此理原只一個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既有兩個

加以想他百千萬億矣。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三番

五次的病。可不是為着這個是什麼。即為黛玉這家裏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再添一個什麼傅姑娘。

更了不得了。其德病之由也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非是一聽着鴛鴦的說話。竟

一個愛一個的。鐵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鵲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

意了。不免掉下淚來。鵲之血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着他這樣。又可憐見

兒的。此又曲原大眾木書之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

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

自己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裏倒覺清淨。由

躁得清淨此紫鵲結局已先明證而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埋從前做過的詩。丈

詞稿。即透抬頭見紫鵲進來。便問你到那裏去了。紫鵲道。我今兒瞧瞧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

姐姐去麼。紫鵲道。我找他做什麼。問得纏擾黛玉一想。這話怎麼順嘴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思。紫鵲

與寶不告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麼相干。倒茶去罷。歸到茶紫鵲也心裏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裏

的人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裏的海棠。本來着了幾棵

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

開得很好的海棠花。海棠乃黛玉風露清愁評已詳既黛玉正正黛玉之不

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開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裏敗葉枯枝。這些人在

那裏傳說。一部大觀十分蕪穢寫一季說打掃收拾之用。故以為賞花失玉之。黛玉也聽見了。知道

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即來告訴我。探此信必用雪雪雁去不多時。跑

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黛玉畧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髮。乃直提風

又暗點解疑癖之毒閉情非開文而抹鬚髮便扶著紫鵲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

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執探春惜春邢岫煙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

大局既成無須謀主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死亡既定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此心既好

家姐妹因見園中多事李孀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

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著小陽春

的天氣這花開因為和暖是有的十月坤卦用事十一月復卦用事由剝而坤而復乃花開失玉演義

謂小陽春也何常陽何常春皆有然以死亡為復究非真復故以不明不白之十月十一月演之是所

以致之而氣數之天定矣故曰天氣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為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

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執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的都是據我

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易重扶陽刑為勸善全書無非此意故曰都是然

易理糊塗東西起頭必在一陽之復故說據我的糊塗史王邢皆家道理之人必據李執之理方是真實

想頭而切指為寶玉喜事說寶玉喜黛玉喜在其中矣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

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此書由一數而生因設一探春為一夫一

好說出此乃作者胸臆也而寫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此非寫黛玉傻乃斷定寶黛心為一

探之敏誅探之心尤須意會歸在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

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理為孝友之理正說著賈赦賈政賈環賈

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道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妖而見實不可裁也一干賈政道見

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入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越起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裏。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點題正。面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道。都是你鬧的。李必應開釋。探必不應開釋。都是你不叫我們做詩。怎麼說我們鬧的。李紈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着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墮。今日繁花落底開。應是北堂增壽考。一元旋復占先梅。此說全書何事

者少也。三句說孝書之主骨。而賈母壽終於此矣。四句演易而復世職沐皇恩於此矣。惜春未完之畫。此詩完之。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海棠未發候偏差。人間奇事知多少。奇則冬月開花獨我家。末句我字最

理明氣數之天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命李紈念道。輕環重蘭。文有變換。而恭楷謄正。李紈念道。則其意自明。

煙凝媚色春前萎。霜浥微紅雪後開。莫道此花知識淺。欣榮預佐合歡杯。環詩語疑此語

天宣挾陷之蘊

賈母聽畢。三詩乃失玉之成案。禍首之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語面是偏心。好

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借影定形。而海棠死的。今

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透歸離恨而續 頓覺轉

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說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五兒為黛玉第五影 身故設以更改此花

却又轉悲為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著過來。只見平兒笑

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裏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

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裏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

點事兒來。叫人看。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作者襲人笑著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

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愛啣。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著。還是他想到送得也巧。我還忘

得到為聽詩點眼至道得也巧字虛實 叙作用不為史總詩即鳳亦只聽詩而已一面說著。眾人就隨著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

開得奇怪。叫你較塊紅綢子挂挂。便應在喜事上去了。明知破木石之逆而自愚自用侍有 掉包之謀耳警者多少恃才放犯者以後也不

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亦以送了平兒出去。不題。屏去則風無所敵以為下 屏去則風無所敵以為下

寶玉本來穿著一裏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心中

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單一件元狐腿

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挂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

上沒有挂著。明明說玉未挂是通靈之失寶玉自知之矣夜氣 便問那塊玉呢 當答之曰

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原必曰炕乃床第也初試靈 兩夢兆絳芸是一張炕桌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

各處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著急。少不得在屋裏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

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著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

裏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怡紅院人都落洋水晴雯時已去五兒時未來也 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裏的話。

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寬有頭情有一片正論當心二字是眼此下皆不易著之筆不可頑不能不頑我

而地煩煩想想罷。想想攔在那裏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著急道：「天菩薩小祖宗。」天祖之問以菩薩是即寶玉去路也而口吻逼肖到底你擺在那裏去了

寶玉道：「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呢？」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若襲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偷字即初試之偷

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东西呢？誰敢撿了去呢？」一作

「你們好夕先別聲張，快回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著，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怡紅院外正自有人亦在應問而一時情事宛然

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是奇技乃正該人固以心為主 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囑道：「頭裏在這裏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著，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隨起

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覷。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我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裏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再按

大家正在發歎，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知道的第二是門去找則此園在掌樞矣看官何不於此等處着

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特出 大家頭宗要脫千條，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於毛廝裏都找到，正是

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針兒一般。此繡花針即西遊記之繡花針 找了一天，總無影響。一作

李執急了。知道的探次即欲而劈頭說

急了，乃明真不能言而不言。

也。又以點權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眾人道：什麼呢？李執道：事情到了這裏，也顧

不得了。現在園裏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

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得有理。上下齊搜

非形其拙也。正以明窮理之功。如此庶幾於剝中得復。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非潛非躍，倒是混雜。倒是這麼一來，你們也洗洗清，探春

獨不言語。能窮理而坐視。敗亡於不顧耳。而面寫得深刻。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

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執一氣兒混搜。解懷為剝一氣。

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易無方無體是為不成材料。豈探所能知而語而過肯是他。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

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裏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底若剝雲面如觀火。窩穢字警刻。我想

來，必是有人使促狹。眾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裏，昨兒是他滿屋裏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

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環之無端固不具論。而必以使促狹的猜母弟探之居心。何心哉。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

他來，背地裏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不用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眾不肯說他，獨肯說此。所

以視骨肉。李執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趕着去了。不多時，同了環

兒來了。與判回演剝象。釵鳳探李平成五陰。又是李平亦在剝之中。故此行必出自他。眾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泡了碗茶，擺在裏間

屋裏。眾人故意搭起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問環兒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

問得直而拙，與李執搜尋同是出脫。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

刺之罪，如釵鳳探則精細不爾矣。才一問便決裂，何平兒直拙乃爾。作者為一極伶俐之平兒，擬話

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頭而直拙，乃爾。倘察此則書中之五花八門讀人評而或信也。

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而一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

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而一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

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見。該問他怎麼問我。再問再駁得倒地而至理存焉。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丟了問我此我字即海棠詩中之我。說着起身就走。眾人不好攔他。這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管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裏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禍發必死乃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此乃追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眾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說我砸了。就完了。主之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呵。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兒來。那又怎麼樣呢。玉無渣黛無踪矣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眾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占花魁正探春道。那也不妥。探明說既是前兒丟的。為什麼當日不來回。作四眾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泔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此處言語最難摹寫而李執正要勸解了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眾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眾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

前日到臨安伯府那裏聽戲。在路上丟了。聽戲正與襲人相干一心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寶玉之昏乃爾非今日事也

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因襲人自欺以欺所生甚矣人心之害道心也王夫人道

胡說。胡說胡說所從來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

查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所謂動察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

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彼失即此得這話即

那話以為沒要緊誤矣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編。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

過來。料躲不住。謀主何能解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

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

不着。你去想想。又非易著之筆打從老太太那邊了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必連平兒說

一業在也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偕們家人

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有魔魔一業在也但是。一吵嚷。已經知道了。

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比丟了寶二爺更利害之注脚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

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撻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

老太太老爺知道。所見又高出眾人實乃自道其性情以往之心事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

可得罪名也好定。此又宣寶釵以待為求之心事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

嚷若是裏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裏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眾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裏的。還怕他飛到

那裏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著。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

不用過安靜日子了。以安頓環趙收住正三天之義說著。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踴緝不

題。這裏李執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千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

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裏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

三天乾體窮利復之理窮此而已。故此命李主之林承之。只說裏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著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

答應了。是因說前次奴才家裏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賈失即林之失一東西而已而己。總

林之孝必明白。必明白是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測字即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鐵色黑鬚

陰之象是一劉老也劉者留也。鐵嘴多言不能自留。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找。便

找著了。惟孝能休劉能休劉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

那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了。邢岫煙道。若說那外頭拆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

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一舉未平一舉又起又即一劉銖嘴也。蓋劉演全書妙。況且我聽見說這塊玉

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眾人都詫異道。偕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有讀書至爛熟而不知妙玉

麝月便忙問岫煙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

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麝月如此也但賞其心情口吻淡矣說著。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煙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慫恿著。岫煙速往櫺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

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豎有人送還來的。眾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無往不復正是字理惟有

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襲人一寶釵也即至此人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

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說元春八字而項惡能詳說寶玉二字而話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賞字。賞

罰對一却奇文人以為其欣賞而已而不知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

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小為陰口為陰上這件東西很可嘴裏放

得必是個珠子寶石眾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以俱陰又是坤象這件東西至其實演儒理往

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見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

鋪裏找去。當鋪乃叙之當鋪其做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當字。只要找著當鋪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

來可不是償還了。飛鳥各投林曲中欠命還命欠淚還淚之兩語也眾人道既這麼著就先往左近

找起橫豎幾個當鋪都找遍了。少不得就着了。寫術士寫大服悅眾人道既這麼著就容易了。李

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但要東西所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告訴二奶奶回了

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作大指點林家的答應了便走。眾人畧安了一點兒神

呆呆的等烟煙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了頭子快出來。那小了頭趕忙

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裏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用虛唱作戲小

培植名教以結書天大喜事是眼那小了頭道你快說罷。怎麼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

了。偈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什麼。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下兩回為一大段。但當作一回觀。更不容分析。乃真假之轉關。風月之收場。以為下三回一大段。總匯全部百二十回之大結也。以前九十三回。無非逼取此回。以後二十六回。無非繳還此回。即斷痴情成大禮回。亦不過完足此回而已。

此回書最拉雜最難寫。而在下半回尤難。要看他於拉雜中有雲斷山連風起波回之妙。

護花主人評曰

水月庵一案。若待賈政回家問出。沁香鶴仙等。同賈芹私通情事。礙難發落。今趁賈政上班。從寬完結。省却無數累筆。且元妃將薨。留此女尼女道。豈屬無謂。早為遣去。又省後來再辦。最為簡淨得體。

賈芹之胡行。已經發覺。賈赦等之造孽。亦當敗露。以小事引起大事。

紫鵲說寶玉。見一個愛一個。貪多嚼不爛。是意淫二字注脚。

紫鵲輾轉思量。忽然醒悟自啐。後來願入空門。於此已露端倪。

賈赦說花妖作怪。不如砍去。賈政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探春知係妖孽。默無一言。鳳姐煽襲人。挂塊紅綢。希冀應到喜事上去。各人身分。及心事說話。雖有不同。而以為不祥無異。惟賈母王夫人黛玉等。以為寶玉喜事。所謂溺愛者不明也。

李紈要搜眾人身上。探春嘆寫其非。畢竟見識高出一層。但疑心環兒使促狹。又惹趙姨娘噪鬧。似屬多事。

劉鐵嘴測字。亦頗有靈機。惟當字債字。的是江湖一派。